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京内资准字0609-L0057号
北京交大印刷厂印刷

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2015年 第 24 期
总第(370)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2015年12月30日

目 录

一流学科评估的理论探讨·····	王建华 (02)
地方高校学科建设与区域经济转型适配性研究·····	吴文清 高 策 王 莉 (09)
我国高校开展学科国际评估的分析与思考 ——以“211工程”三期建设中高校国际评估为例·····	魏 欢 (13)
学科评估后我国一流大学的反应及应对·····	姚俊兰 魏雯婕 丁 宁 杨 锋 (17)
一个学科国际评估的行动框架 ——以学科评估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案例·····	黄容霞 Wikander Lennart (21)
2015年《中国教育科研参考》总目录·····	(26)

编者的话：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多年来，通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以及“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重点建设，一批重点高校和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带动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学科是大学进行学术生产与知识传播的基本单位，一流学科的建设要着眼于从实践出发，在增进学科知识积累、提升学科实力的同时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学科评估要充分尊重学科主权和学术权威，构建完善一流学科评价体系。本刊以“学科评估与学科建设”为选题，集中选编若干文章，供读者参阅。

主 编：王小梅 本期执行主编：范笑仙 责任编辑：聂文静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中教仪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邮 编：100082 电 话：(010) 59893297
电子信箱：gaoyanbianjibu@163.com

一流学科评估的理论探讨

王建华

传统上，大学植根于文化，是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在不同国家，大学植根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大学本身也有不同的组织文化。现代以前，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或智识场所，大学与大学之间很难进行直接比较，更不存在大学排行榜。现代以降，伴随着研究型大学的迅速崛起，以学科为基础的科学探究成为大学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功利主义和绩效主义高等教育政策的主导下，在以科研水平为主要评价标准的评估机构的影响下，追求一流的学科或科研的卓越成为了世界各国大学发展的新观念。为了实现一流大学的目标，建设一流学科、产出一流科研成果就成为首要的选择。学科原是大学进行学术生产与知识传播的基本单位，学科的名誉维系于那些知名教授和学术精英身上。今天，在那些高度研究型的大学里，学科也高度制度化。为了方便政府的量化管理、评估机构的定量评价和媒体的学科排名，学科知识的整体性被抛弃或忽视，学科诸要素均被指标化或量化。其结果，所谓的一流学科成为了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名词。一个学科是不是一流往往取决于评价指标的选择或政府的政策倾向而主要不是学科本身的综合实力或学术声誉。那么，一流学科是否真的存在呢？一流学科与学科评估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一流学科评估何以可能呢？

一、学科何以一流

“一流”或“卓越”是现代性话语体系的重要特征，实践中常常需要通过量化的手段来加以把握。今天在现代大学内部虽然对于“什么是一流”以及“如何达到一流”往往没有一致的看法，但“‘一流’（excellence）是学术生活的神圣目标”却是无可争议的。虽然现代以前任何事物也都会有优劣之分，大学也会有好坏之别，学科也会有水平的差异，但不会有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之类的概念。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概念的流行是我们时代的现代性精神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直接反映。这种进步主义的时代精神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其局限性。无论是雷汀斯在《废墟中的大学》一书中对于现代大学作为“一流的技术——官僚

体系”的批评，还是刘易斯在《失去灵魂的卓越》一书中对于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的失望都反映了将“一流”或“卓越”作为现代大学发展理念的局限。相比于历史上的文化大学或理性大学，“一流”或“卓越”的理念背后总是隐藏着大学对于科研成果量化评价方式和学术资本主义的迷信，以及对于科学和学科的功利主义思想的服膺。事实上，无论是对于大学还是学科，也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一流”或“卓越”永远都只能是一种迷思。在对于一流的追逐中，无论大学还是学科都很容易忘记自己的真正使命，从而迷失在知识帝国的无尽征途中。学科是知识的载体，但是学科绝不只是知识生产的机器。一流的大学不意味着“好”大学，一流的学科也不意味着“好”学科。对一所“好”大学而言，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不可分割的两翼。在一所“好”的大学里，学科建设还必须承担起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任。在任何一个国家大学都是造就公民的重要场所。公民教育必须成为所有“好”学科共同的责任。即便是仅在知识层面上，一流大学的理念也有失偏颇。当下在研究型大学的范式下，一流学科建设往往偏重于知识的生产。无论是一流学科的评选还是评估“重点必须超出‘学科的’知识生产与交换，延伸至包括知识的应用、它的受益人，以及被包含进和被排除出关于科学未来方向协商的各方的特征等问题。其重点在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相互适应性”。一流学科评估中必须摆脱学科就等于科研，科研就等于论文发表，一流论文就等于一流学科，学科建设就等于拿大项目、花大钱、出大成果的思维定势；必须注重学科、专业与产业之间的互动，一流学科的建设要着眼于从实践出发，在增进学科知识积累、提升学科实力的同时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毕竟，今天的科学已不再只是科学家的科学（纯科学）而是成为了所有人的科学（公众科学）。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必须对纳税人的合理需求在知识和教育层面上有所回应。

当今，大学内的一流学科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因为国家的重视或评估的结果而成为一流；另一类是因为学科本身的科学能力和学术声誉而自然成为一流。前一类往往是“科学上次要但社会地位很高的部门”；后一类则往往是“科学上居支配地位但社会上只是从属性的专业部门”。不过无论是哪一类，一流学科总是处在学科等级链的顶端。由于拥有学科平台的制度优势，一流学科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学术秩序既是科学性的又是社会性的”。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人们对一流学科建设寄予了太多希望。学科与大学之间确实存在密切关系。一流大学确实离不开一流学科。但有了世界一流学科并不等于就有了一流大学。更何况，学科上一流的大学未必是一所伦理上和道德上的好大学。今天对一流学科建设的过度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大学在科研上的深度迷失。在对于科研有用性和大学功能化的强烈预期下，一流学科获得的经费资助非常巨大。政府部门为了能够对如此庞大的经费开支给出合理辩护，以绩效为目标的一流学科评估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不过，这种行政导向十分明显的一流学科评估，由于受到政策正确性和财政公共性的压力，在学科建设中充其量只能起到“劣中选优”的作用而很难“优中去劣”。

无论任何领域，也无论任何事物，一流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一流和认识论上的多元并非不可兼得。相反，多元成就了各种一流类型的存在”。今天的大学里有各种各样的学科，每一种学科一流的标准以及通向一流的道路都不一样。由于学科的差异，大学里有些学科成为一流是因为教授的研究水平高，有些学科成为一流是因为毕业学生的薪酬高。有些学科因为懂的人少而成为一流，有些学科因为喜欢的人多而成为一流。一流学科评估的组织者总是假设作为本学科的同行人对于什么是一流应该存在不言自明的共识。但是事实情况通常未必如此。对于一流没有共识的学科恐怕会比对于一流有共识的学科还要多。简单地说，以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硬科学对于一流的共识可能要远多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什么是一流的共识。当然，对于一流学科有没有共识并不影响一流学科的真实存在。即便在自然状态下，任何一个学科领域都会有一流的存在。差别也许仅仅在于该学科有没有被政府或其他组织贴上一流学科标签。在一个标签化的时代，有时被称为一流学科的

未必真的是一流，没有一流学科称号的也未必真的不是一流。毕竟任何一个学科的学术经典和英雄人物都需要时间来检验，短时距的一流学科评估无论如何都操之过急。这种评估结果充其量只能满足政府、民众或媒体对于大学学科发展状况的好奇，而不能说明任何真正的问题。

当前，一流大学建设中政府投入巨额经费建设一流学科对于大学而言可能并非全是好事。“专项拨款就其本身而言，既非危险的，也非错误的。但它是分配系统中根本缺陷的反映，并且它向科学未来的自治提出了挑战”。政府拨专款建设一流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现代大学自身学术制度的失败。如果现代大学的学术制度是成功的，应该无需政府的介入，一流学科就会自然成长。但现实是大学愈成功所面临失败的压力就愈大，由于无法拒绝政治和经济的介入，现代大学最终失败的命运又似乎是必然的。在政府主导的一流学科评选和评估的过程中，大学的自治、学科的自主和学术的自由不断地遭遇到政府行政权威的侵蚀。在政府“胡萝卜加大棒”式的评估政策的操纵下，学术的资本主义化、学科发展的工具化、大学组织的功能化现象将更加明显。一流学科建设中，大学通过与政府的合作从而获得了巨额的经费。由此大学作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将不再在道德层面上有任何优越感。在大学内部，学科也不再是一个学术组织，而是变成了高校行政管理体系的一个基本单位。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大学走出“象牙塔”，以科研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是必要的。但过分的功利主义的做法仍然会使现代大学在建设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迷失方向。一流学科的建设需要政府的支持，但绝不能完全由政府来主导，否则就会破坏大学的整体性和学科的自主性。因此，如何评选一流学科，如何对一流学科进行评估，必须要尊重大学自己的意见。“当政治家为科学直接分配资源，并使用超科学的标准指导他们的评判时，工作质量和科学事业的秩序就会遭受危害。但在另一方面，如果科学家的分配机制不能够很好地适用于科学领域表达社会的优先安排，那么直接的政治介入是需要的”。客观而言，大学与政府绝不是天敌，但也不能成为共谋或合作伙伴。二者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适当的张力。一流学科建设不应成为大学与政府的“共谋”，而应完全属于大学内部学术自治的范畴。对学科水平的评判以及随之而来的资

源分配如果完全服从政治的目标或由政府所操纵，那么，最终受害的将是整个学科共同体和大学本身。因为，随着政府习惯于对学科的直接行政控制，大学学术活动的内在规律将被行政管理的便利性和政府政策的功利性所替代。

二、一流如何评估

一流学科建设理念的提出与一流大学建设工程以及各类或由媒体或由研究机构发布的一流学科排行榜的风行密切相关。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与信息饥渴同时共存的社会。在现代社会中，虽然大学走出了“象牙塔”，虽然学科高度世俗化，但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大学内部的学科和学者生活方式仍然是神秘的。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为了能够满足大学众多利益相关者对于大学内部学科发展水平的信息需求，为了适应政府组织对于大学的评价标准，以获取更多的办学资源，源于企业管理中的“一流”或“卓越”的理念被引入大学学科建设中。通过媒体的介入，学者学术生活的神秘感消失。在“量化技术”的帮助下，学科的优劣变得一目了然。高深学问与社会大众之间的知识鸿沟被“数目字”填平。一些学科经过排行榜的排名和媒体的宣传开始成为政府和社会大众的“宠儿”。但事实上，一流学科评估本身是十分脆弱的，充满不确定性。学科与学科之间是很难比较的。即使不同大学的同一个学科，由于研究方向的不同也很难直接比较彼此水平的高低。现有关于一流学科的各种评估以及各种排行榜上所提供的与学科水平相关的信息并不能反映学科发展的真实情况，而只是反映了某种评价指标体系下或某个组织机构中的人们对于当前学科发展水平的一种主观认识，这种信息更多的是市场或行政需要的产物，而非对事实的客观性的揭示。今天基于对一流的追逐，任何一种学科评估总是在尝试把不可比的东西可比化，把不可量化的事物尽可能地加以量化，此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正如在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办公室里的铭牌上所写的：“不是一切有价值的都能量化，也不是一切量化的都有价值。”当与学科相关的各种不确定性经过理性设计最终确定下来，那些通过一流学科评估所得到的经过技术处理的数据，其反映的不可能再是客观的真实，而只是“数字化”后的“假象”。评估之后的所谓一流学科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评估技术层面上的一流，并不意味着它真的比其他非一流的学科更好或水平更

高，而只是意味着该学科比其他学科在这些评估指标上的表现可能略胜一筹。

为了弥补量化评估技术的可能不足，定性的同行评议机制就成为一流学科评估中的重要方法。在实践中一流学科评估虽然是一项专业活动，通常由评估专家所主导，但学科评估离不开同行是评价科学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所有与学术有关的评估活动中同行评议原则都是最基本的。同行评议象征了学术的自治，也维护了学科知识的专业尊严，同时也可以为一流学科评估的诸多利益相关者提供专业性服务，满足了评估合法性和学术性的需要。实践中，各国正是通过同行评议才在大学内部的学科发展和大学外部的资源投入间建立了紧密联系。历史上，同行评议实践最初起源于期刊论文的评审，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基金的分配和大学内部学术人员的晋升、学生学位的授予等学术活动中。“从肇始于17世纪的体制化科学的整个历史来看，同行评价概念是由科学共同体作为质量控制的机制提出来的。同行评议发挥着三个方面的功能：（1）确保科学家对他们受到的公共资助负有责任；（2）保护科学共同体的职业自治；（3）证明科学和技术领域新成果的正确性”。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学科评估是出现得比较晚的一种新生事物。今天在一流学科评估中同行评议机制设计还很不成熟。所谓的同行往往是非常宽泛的概念，对于作为学科同行的资格并没有严格的要求。由于学科本身的高度分化和综合，有时很多所谓的同行对于自己所要评估的学科并不真正了解，对于学科评估的技术也并不专业，他们在评估中所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有时候同行评议在一流学科评估中只是起到象征性作用。“由于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也许更窄），尤其与科学劳动力的数量有关，合格的评议人来源预计在缩小。科学日益的跨学科特征，也导致了合适评议人来源日益窄小——在每一个相关领域，也许都可以找到大批的评议人；但在学科的交叉之处可能找不着几个。而处于离学科交叉之处太远的人，又可能做出太挑剔或者不适当的评议”。对于一流学科评估而言，首要的问题就是选择哪些专家作为同行。由于竞争关系和利益冲突的普遍存在，学科同行的选择往往会面临两难。一流学科评估不是普通的评估，在评估背后牵涉到复杂的利益格局的改变。在一流学科评估过程中，各学科共同体内部不可避免地会展开激烈的竞争

和较量，政府的权力、官方的意识形态和学术的价值观念等也会介入其中。在这种背景下，同行专家的选择往往会成为各方利益妥协后的产物。最终，在一流学科评估中最有专业性的同行评议机制不得不面临随时滑向“政治协商”的危险。当然，一流学科评估本身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评价问题，而是一个政策导向问题和政治选择问题。尤其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那些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一流学科评估，其本身就会带有极鲜明的政治色彩，体现了政府主导的国家意志。在这方面，我国高校国家重点学科的评选以及各省重点学科、优势学科的评选都是很好的例子。由于其他因素的干扰，在一流学科评估中同行评议的象征意义有时比实际意义还要大。同行评议满足了公众和媒体对于专家主义和绩效主义的需求。通过同行评议的介入，政府可以宣称尊重了大学的自治和学术的权威，从而避开各方面的可能的批评。

在技术性问题的之外，一流是真实的存在还是评估的结果，是一流学科评估中另一重要问题。如果一流真的存在，评估的关键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找出一流。如果一流只是评估的结果，那么一流学科评估就失去了科学意义。现实中两种一流都是存在的，既有真实的一流学科，也有评估出来的一流学科。一流学科评估的真正价值可能就在于使评估出来的一流尽可能接近真实的一流。而要在真实的一流与评估产生的一流间达成共识，就需要充分尊重学科主权和学术权威，更多地依赖学科专家而不是评估专家，更多地尊重学术权威的判断而不是对评估指标的统计分析。当前从我国高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一流学科与学科评估之间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政府或非政府部门通过评估活动对所有学科进行评审和筛选，从中挑选出符合评估指标要求和各利益相关方需要的“一流学科”。第二种情况就是对已经评审出的所谓一流学科进行诊断性或终结性的评估以检验其学科建设的绩效。无论上述哪一种情况，评估的本意都是在对某种身份进行确认；但吊诡的是，今天由于评估的介入，一流学科的真实性倒成为了疑问。由于评估的盛行，真实的一流学科与评估的一流学科之间的边界已日益模糊。真实的一流也是评估出的，评估出的一流最后也可能成为真正的一流。换言之，今天大学里的一流学科既是评出来的又不是评出来的。一方面，没有评估也可能有好的学科，但没有

所谓的一流学科。在这种意义上，一流学科是评出来的。但另一方面，一个学科之所以能被评为一流学科有时可能还在于学科本身的实力，而不全是评估本身。评估能做的不过是给某些强势学科或较强学科贴上一个“一流”的“标签”，但无论如何绝不可能通过评估把所有学科都“评”为“一流”。

由于在一流与评估之间这种吊诡关系的存在，一流学科评估本身可能会面临一个困境。一方面，一个学科是否是一流学科需要通过学科评估来确认；另一方面，一个学科被确认为一流学科之后仍然要面临评估。一般来说，前面一个评估是选拔性的，后面一个评估是绩效性的。前一个评估的目的是优中选优，发现需要的一流学科。后一个评估的目的是保证一流学科建设的质量，强化问责性。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很多时候关于一流学科的评估都是政策性的，错过的学科可能就永远错过了。一流学科评估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择优原则和民主原则的冲突。学科之间本应是自由和平等的关系（虽然学科内部也会有潜在的等级制度），一流学科评估人为地在学科之间造成了一种等级化的利益分配制度。虽然一流和多样性并不矛盾，但是学科或学术发展上的寡头主义无疑是不受欢迎的。大学如何调和效率与公平、精英与大众、一流与多样之间的可能冲突是一流学科评估中不能忽视的问题。在一流学科评估的过程中，学术质量的标准是多样化的，有科学的标准、行政的标准、教育学的标准，也有科学学的标准。一个好的评估指标体系不应是大杂烩，而应有所取舍。在我国，一流学科通常由政府评选，评优后的一流学科的评估也由政府主导，这种状况很容易给学者和大学一种错觉，即学科建设可以“逃避学术或科学市场的特定规则”。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任何学科的发展归根结底仍要遵守“学术和科学市场的特定规则”。政府的专项政治拨款也许可以为学科发展提供资源，但资源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学术成就。尽管如此，为了避免可能的误导，一流学科评估一定要避免政治化或行政化的倾向，要尊重科学和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

除上述两种困境之外，一流学科评估中还会面临另两种截然相反的困境。一种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另一种是做起来容易说起来难。“恰如在阐释和实施、操作等人类行为从理论到实践过程中有‘说着容易做着难’的现象，在更深层的文化理论推导和研

究上亦有吉尔兹所描述的教人骑自行车之类‘做着容易说着难’的相反现象”。在一流学科评估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是就评估技术而言，而“做起来容易说起来难”是就评估理论而言。理论上，对于一流学科的评估方案，专家和学者可以做出严谨而深刻的论述。对于一流学科的成长规律、主要特征、评估的指标体系等复杂问题也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完美的讨论和解决。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保证评估本身的有效性和科学性，都不能为评估的顺利开展提供充分的可行性。无论如何，现行的所有评估对于学科都意味着某种“软暴力”，体现了外界对于学科从业者和学科组织的不信任。实践中在学科自身与学科评估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由于评估理论和技术，评估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之间存在天然的内在矛盾，如果没有本学科从业者的积极配合，所有的评估在某种意义上都只能是“虚假评估”或“数字游戏”。评估理论强调科学性，评估技术注重可操作性；在评估实践中，理论的科学性又让位于实际的可行性。其结果，一流学科的评估就极有可能成为那些评估专家和学科从业者的“游戏”以及政府官员和高校管理者的政绩，学科发展的真实状况和存在的真实问题没有人感兴趣，评估的结果从属于政府的政策选择，公众、媒体，甚至学科自身关心的只是评估的结果以及可能由此带来的利益。

三、评估何以可能

Carol Weiss将评估定义为：“评估是根据一组显性或隐含的标准，有系统地衡量一项政策或方案的执行或成果，其目的是经由此项工具的使用来改善政策或方案的质量。”基于此，一流学科评估也就是根据一组显性或隐含的标准，有系统地衡量一流学科建设政策的成果，其目的是经由此项评估来完善一流学科建设政策，提高一流学科建设水平。一流学科评估中各种不同的评估往往基于不同的目的，很难比较不同评估之间的优劣。不过无论何种学科评估，评估目的与学科建设目的之间的契合度都很重要，学科评估服务于学科建设是最基本的原则。如果评估目的偏离了学科建设的目的，或学科建设刻意迎合评估的目的，那么为评估而评估的现象就容易出现。当然任何“评估工具的本身总是隐含着一种要达成什么目的的理念”，要求一流学科评估完全反映学科建设的全部情况也是不可能的。为了避免评估本身被视为一种目的

而非手段，对评估工具本身的评估就成为必要。

对于一流学科而言，评估既是一种技术，又是一种生活方式。长期以来，大学里的学科作为一种无形学院，是同行能够相互认同为同行的重要场域。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人们尊重学术权威，追求同行承认。学科的评估属于学术共同体内部学术自治的范畴，一般都是各种学科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政府无权插手。学科英雄和学术声誉是一流学科的重要标志。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实践和时间都是人们检验学科水平的最终尺度。实践和时间是人类知识的最公平的评判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千锤百炼，各学科的学科英雄与学术经典逐渐在各自学科史、科学史以及人类的知识史上完成定格。现代以来，大学之外的各种势力越来越多地介入大学的学术评价和学科评估之中。政府的政策倾向性、媒介与媒体的偏好以及企业的需求等都成为影响评价学者学术成果优劣和学科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与中世纪和近代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速变化的社会，凡事强调即时性。大学里的学科发展和知识积累本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强调数目字管理的量化时代，学科的评估不再可能完全交给学者自己，更不能一直留待时间和实践检验。为了满足诸多利益相关者对于信息的“饥渴”，评估周期被高度压缩，评估种类也不断增多。今天各种大学与学科排行榜一年一更新已经成为业界的惯例。客观上，无论大学还是学科都是一个变化缓慢的组织，一年之内一所大学和一门学科的水平不可能有明显的变化，能够变化的只能是评估的指标和评估结果（不变的结果绝对无法吸引人们的眼球）。无论是大学排行还是学科排行，各类评估多半是为评估而评估。评估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社会各界对于排名信息的市场需要，而不是为了学科的发展。此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评估文化与学科文化也都是有冲突的。评估文化是专制的，学科文化是宽容的。评估是要得出唯一的结论，学科发展则允许多样化的探索。评估喜欢拿数目字说话，学科更喜欢追逐声誉和名望。评估只为学科的成功喝彩，而学科自身发展的历史表明有时失败也是有价值的，甚至于有时失败的价值还要大于暂时的成功。由于评估过程的神秘性以及对于保密原则的坚守，学科评估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和类“独裁”似的理性活动。学科评估过程中，评估者在被评

估者面前成为当然的权威。然而，事实上那些评估者远不及被评估者对于评估对象的了解。

由于一流学科评估可能涉及到外部巨额资源的分配，为了在这种随机的政策性窗口期抓住机遇，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有组织的学术不端和道德失范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个学科迎接评估的过程中。“不端行为和政治专项拨款同样发端于现代科学对大量资源的需求和激烈的竞争压力，而且，每一个都对科学的自我管理提出了挑战。研究不端行为表明，科学可能并非如同它主张的那样是利益无涉的，也不是一项自我管理的事业。这种认识削弱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和承诺，并产生了监督和控制的新机制。政治专项拨款将某些资源分配决定从科学共同体转向了政界，因此对科学引导和管理自身的能力提出了挑战”。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在各学科激烈竞争政府部门一流学科建设专项政治拨款的过程中，大学内的学术不端行为不可避免地错误的政策导向所激励。而且，由于这种失范是有组织的，具有高度隐蔽性，在短暂的评估过程中很难被发现，从而导致评估有可能失去公正性和合法性。由于评估时间的限制，评估者面对的更多的是被评估学校和学科整理好的一流的文本，文本的技术性处理可以抹掉很多文本背后不想呈现的东西。

为了尽可能地避免由评估所可能带来的道德恐慌和学术不端，在评估技术的选择上以及评估机制的设计上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在一定要评估的前提下，“评什么”与“如何评”至关重要。现代大学里学科建设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无论是第一阶段的评审还是第二阶段的绩效评价，可选择的评估对象和评估方法都很多。一流学科评估过程中是评总量还是评增量？是重教学还是重科研？是论成果还是论条件？是评投入还是评产出？是讲数量还是讲质量？是重规模还是重效率？是强调效果还是强调效率？是注重绩效还是注重水平？一流学科评估到底是评学科的去、现在还是未来？所谓的一流学科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比较学科水平高低的参照系多大为宜？学科发展的时滞性和评估的时间窗如何确定？一流学科成果的常规性、可预期性与不可预期性的关系是什么？凡此等等，都直接影响最后的评估结果。在确定评估的对象以后，“怎么评”也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在选择评估方法的过程中，除了评估技术与理念的冲

突以及评估目的与手段的倒置以外，评估的过程是务虚还是务实？评估的方法是定量、半定量还是定性？评估的结果是线性排序还是非线性排序？评估的目标是选优还是去劣？评估的性质是诊断性的还是战略性的？对评估的对象是分层还是分类？具体评估者是以学科同行为主还是以评估专家为主？评估组织者是政府部门还是中介机构？这一系列问题同样错综复杂。面对这些复杂的甚至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一定要评估的大前提下，如果评估的组织者没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先进的理念，在具体实践中有时只能是“快刀斩乱麻”，为评估而评估极有可能会成为一流学科评估的常态。

对事物做出评价是人的基本能力，但将评估发展成为一门专业性活动则是人类对于自己理性的过分自信，甚至是自负。无论是学科还是大学，事实上都很难进行评估。对一个复杂的系统或一项复杂的学术活动，任何一种评估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削足适履的问题。任何一个一流学科都绝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知识生产机器，同时也必然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在理论上通过理性设计我们可以为一类学科评估提供各种理想范式或技术手段，但实践中却很难实施。在实践中通过制度建构可以对一流学科进行各种评估，但对其评估的科学性却很难说清楚。对于那些真正的一流学科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人类的理性很难把握。最终，一流学科评估的结果往往取决于对学科可量化部分的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评估结果也仅对评估指标体系负责，离开了具体的评估指标体系就无法证实学科之间确实存在着优良中差。此外，理论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可比性也很成问题。比如：同一学科的国际可比性，不同学科之间学科差异性，等等，这些在理论上都仍有很大争议。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在一类学科评估的问题上也不会例外。无论选用何种科学的评估方法、设计出如何完善的评估制度，也无论组织多少顶尖的评估专家、邀请多少资深的学术同行，一流学科评估都应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绝不是越多越好。任何一所大学里都会既有强大的学科也有弱小的学科，但不同学科之间的地位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一流学科评估必须要有足够的前瞻性。由于学科间相互影响的普遍存在且难以测量，仅仅将评估中心从大学下降到学科还是不够的，评估过程中必须尽可能地注意那些一流学科成长的学科生态

环境。“今天，科学中许多激动人心的事件是在学术院系和传统学科之缝隙发生的，是在研究所、中心、跨学科计划和新兴的院系及领域中发生的。一个一流的物理系可能受益于一个较低级别的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考古学、生物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系，并且可能因为与这些相关领域的分离而消亡。支持和开发‘卓越尖子’而排斥大学的其他部分的政策，可能毁坏新尖子建立于其上的基础”。由此可见，一流学科评估远比想象的要困难的多。由于学科体系的高度复杂性以及学科知识的高度不确定性，人类的理性对此可能根本难以把握。现在之所以各种机构都能轻易地进行学科评估，恰恰是因为我们还未充分地意识到学科评估本身的复杂性，以行政的便利性和强制性代替了理论的严谨性和科学的有效性。其结果，对一流学科的评估往往为政治或行政所主导，学科专家处在附属的地位。一方面由于彼此的不信任，评估组织者、评估专家、高校行政管理者、政府官员以及被评学科的带头人对于学科评估都有抱怨；另一方面由于利益链条的存在，各方又需要“合作”和“共谋”以争取双赢或多赢。

在一流学科评估过程中，政府官员和评估组织者会认为评估结果应当成为政府资源投入的主要依据，高校管理者和学科从业者则认为赢得评估是获取资源的有效途径。在此背景下，高校与政府，评估者和被评学科间的合作或妥协成为必然。和其他事情一样，对于评估有规则就有例外，有成功就有失败。对于被评学科在“一流”的争夺中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时间和精力的付出都是必须的。面对这种不可控的结果，一流学科评估本身有时会成为各方争议的焦点。当然，争议本身并不必然就是坏事，有原则的争议绝对好过无原则的妥协。在一流学科评估或同行评议过程中，“如果政治家对科学必须独立于政治控制而运作作出让步，或者科学家接受科学必须始终并即时服务于国家目标的话，这就有更多的理由令人担忧，因为，任何一种让步都意味着将带来危险的损失。如果政治家放弃他们引导和监督科学的责任，那么，科学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将会损毁。如果科学家放弃他们科学自治的主张，那么，科学家关于科学的方向与可能性评价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将会丢失”。无论何时在一流学科评估过程中政治问责性与学科自主性之间都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政府出于向纳税人负责以及保证资源配置的科学，必须对一流学科的建设进行绩

效评估，强调效率和问责；大学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则必须对于政府的功利主义政策取向时刻保持警惕，力争学科自治与学术自由。在一流学科评估过程中，如果政府与高校、学术与政治公开合谋那才是最坏的结果。如果学科的发展极力讨好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如果政府部门完全放任学科的自利行为和知识的粗制滥造，那么一流学科的建设将成为空谈。

今天，随着大学规模的增大，学科规模也在增大。在某些大学内部一流学科本身就成为一个小大学。在这些像小大学一样的一流学科内部，随着研究成本的上升其对于外部资源的依赖日益强烈。作为大学内部自治的基本单位，学科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和自治的组织，而是逐渐成为一个自利的组织和附属的组织。为了满足组织内部对于外部资源的强烈需求，在一流学科评估过程中学术之外的因素不可避免地掺杂进来。就像有考试就会有应试一样，有评估也就会有“迎评”。最终在各方的努力下，评估极有可能成为一种事关资源和利益分配的面子工程，所有参评的学科都很优秀，各方皆大欢喜。这方面英国高校学科评估过程中的“分数膨胀”就是最好的例子。由于获得优秀等级的学科的比例越来越高，英国最终终止了对于高校的综合性的学科评估，以院校审查来替代。最后要指出的是，无论何种评估，绝对的公正都是一个神话。任何评估都是情境性的，绝对客观的评估是不存在的。“过分接近真实与过分远离真实都同样会构成通向科学认知的障碍”。无论评估专家还是学科专家都是有情感的个体而不是机械的评估工具。在一流学科评估过程中，学科专家的学术专长与学科本身的社会网络相互重叠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当然，强调要理解评估者的主观性和情境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容忍学科评估中的道德失范和学术不端。相反，任何严肃的评估活动必须坚决抵制道德失范和学术不端。一流学科评估当然也不例外。除了评估本身的主观性和情境性之外，无论评估专家还是学科专家对于知识和学科本身都还会有自己的学术偏好或趣味倾向。这也会在无形之中影响评估的结果。因此，在对一流学科评估指标权重进行分配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学科的不同知识习性（intellectual habitus）。“对学术意义的评判只能由那些具有精湛学识的人来做，他们不仅就某一具体领域现有知识状态来说如此，而且在尚待开发的领域也要如此”。一流学科评估绝不是一项抽象

地方高校学科建设与区域经济转型适配性研究

吴文清 高策 王莉

随着国民经济“十二五”规划的颁布，国家逐步“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各省市都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作为未来一个时期区域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地方高校是区域科技创新的主力，学科建设是高校科技创新的载体和依托，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发现及突破，社会的每一次进步以及任何一项新兴产业的诞生，都和学科的发展与创新密切相关。在区域经济转型过程中，建立在学科建设基础上的科技创新，不仅发挥着知识传递、人才培养、提升高等教育整体实力的作用，更起到了效率生产的作用，能够提升其他发展因素的效率。因此，学科建设能否在区域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作用，不仅与学科建设水平相关，更取决于学科建设的合适性和有效性。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地方高校学科建设与区域经济转型的适配性这一角度出发，探索地方高校高水平学科建设的本质，进一步确立地方高校在区域经济社会的中心作用，使之真正成为区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中流砥柱。

一、高校学科建设与区域经济转型适配性的机理

本文中学科建设与区域经济转型的适配性指的是在服务区域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合适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说，在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中，学科建设的供给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表现出来的契合与匹配。

关于“学科”的定义有多种说法。伯顿·克拉克

的专业工作，而是与学者和学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密切相关的一项学术活动。一流学科评估的成败通常会与评估组织者对于各学科学者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了解程度呈正比。

总之，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背景下，一流学科评估既是一项高度复杂的专业性活动，又是学术人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流学科评估既牵涉到政府巨额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也会影响到大学

在《高等教育新论》一书中讲到：学科包含两种涵义，一是作为知识的“学科”，二是围绕“学科”建立起来的组织。沃勒斯坦认为，学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术范畴，也就是学科界限及公认的研究方法；二是以学科命名的院系、学位等组织结构；三是某种文化，即属于同一领域的学者们具有共同的阅历和研究方向。地域性是地方高校特色学科建设最基本的特点，也是地方高校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而，从学科定义和学科地域性的角度来讲，本文谈地方高校学科建设注重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学术层面的学科，强调知识的形成、划分、研究方法等；二是服务层面的学科，着眼于知识的运用、转化、社会贡献等；三是组织层面的学科，即专业、课程、学院、学科制度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划分并不意味着三者是完全独立、互不交叉的。

1. 学术层面的学科对区域经济转型的引领性作用。布鲁贝克说过“曾经有一个时期，像学问大师亚里士多德或培根这样的以所有知识为自己研究领域的人，是以掌握全部学问为其目标的。但是，那个时期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由于现代社会所出现的‘知识爆炸’，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通晓一切知识或掌握这种百科全书式知识的人。”当知识积累超越人类的认知水平时，探索知识的局部发展成为一种必然，学科的学术性也就产生了。学科学术性强调的是在某一特定领域或者交叉领域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实现新知识、新方法、新框架的扩展和延伸、交叉和综合。

的排名和学科的名誉，更会关乎学者自身的学术发展平台和空间。因此，对于一流学科的评估必须科学组织、精心筹划，尽可能减少学科评估带来的副作用，使一流学科评估促进而不是阻碍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的建设。

(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23)

(原文刊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12年第3期)

学术层面的学科对区域经济转型的引领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区域高等教育整体实力的提升，实现对区域科学文化的引领，扩大影响力；二是有助于形成区域科研创新的新方向，成为区域社会发展的先导。当然，在发挥学科对区域经济转型引领性作用时，要考虑学科本身的发展情况、区域社会发展所能提供的支撑环境，强调学科建设与社会进步的理性统一。

2.服务层面的学科对区域经济转型的支撑作用。服务层面的学科强调的是学科作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原生动力，致力于适应区域发展需求的科技创新，聚焦现实而具体的区域问题，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学科建设与区域转型的适配性，有利于学科对区域经济转型的支撑作用：（1）提高以学科建设为基础的科技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科技资源的供给与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和谐释放。（2）促进人力资本的结构优化。区域经济转型发展意味着产业结构调整、各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份额变化、人力资本在各次产业中的流动等，学科结构的及时调整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做足了前期准备。（3）随着学科服务意识的逐步增强，大量的应用型社会科学学科开始在决策咨询中发挥作用，学科发展超前于社会发展的优势使得相关科研工作者能够较快地把握新形势、捕捉新机遇，推动区域制度创新。

3.学科组织多元化与区域经济转型综合性的统一。学科组织是服务于学科发展而产生的，随着学科的不断发 展进步，学科组织也必须通过调整、分化、乃至合并来适应学科发展的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高校学科组织出现了跨学科、跨学院的特点。区域经济转型的背景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问题的出现，需要引进不同知识领域、不同地区的研究者组成临时的科技和知识创新的组织，使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共同围绕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同时，为了保障区域内科技创新的活力，政府机构、企业研发中心、顾问组织等也会成为区域知识创新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高校是区域科研专家的重要供给地，通过专家流动、组织结构调整等革新现有学科组织形式既是为自身注入新鲜力量的重要手段，又能将一大批高级专家推向区域经济转型知识创新的过程中去，有利于达成地方高校学科组织与区域经济转型之间的统一。

二、区域经济转型过程中影响学科建设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区域经济转型的规模已经从县市升级到省市，区域经济转型在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无限空间和活力的同时，也显示出了不同的转型路径。但究其本质而言，区域经济转型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运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手段在其国民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深刻调整和全面转换，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过程。

1.产业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世界各地经济转型的一条重要经验。法国洛林在转型过程中，应用高新技术对钢铁、机械、化工、电厂等行业进行技术改造，使其生产过程实现自动化，产品向高附加值发展；同时植入新产业，瞄准高新技术和复合技术产业，发展了计算机、激光、电子、生物制药、环保等产业。在此过程中，洛林顺利从传统产业为主的老工业基地转变为以高新技术产业、复合技术产业为主的新兴工业区。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区域是工业发展较早的地区，目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制造业向内陆迁移的情况，服务业开始逐步成为重点产业。伴随着东部产业转移速度的不断加快，我国中部地区省份也着手将产业重心转向了高端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等。而处于工业化初期的西部地区，虽然短期内无法摆脱第一、二产业比重较大的局面，但也已着手开始探索延长资源型产业的产业链。总体而言，产业结构调整主要包括升级传统产业，延伸传统产业链，扩大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的份额等，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绝对动态的过程，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动态的科技支撑体系。

2.制度、体制创新的探索。转型并不仅仅包括经济的转型，还包括了生活方式、文化、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等多个方面。在推动老工业区转型过程中，法国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都设有专门的转型工作机构，各级政府分工明确，中央政府负责提供援助资金，各级政府负责规划制定和组织实施，省政府负责土地整治及社会事业，市政府负责社区公共服务。德国政府则科学制定鲁尔区的分阶段发展规划，并成立鲁尔煤管区开发协会等专职机构负责选择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并设立专项援助资金促进投资导向的发展。区域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为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进行的必要努力，全局性的经济体制、政治

体制、文化体制创新势在必行。科学有效的制度、体制创新有赖于社会科学学者扎根区域进行先导性研究,形成改革的理论支撑。

3.区域社会的全面提升。在区域经济转型过程中,区域逐渐形成不依赖外部的自我生存和长期发展的能力,通过对区域内各类要素的集聚和优化,促使各要素自主生长和造血,最终实现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就意味着,在推进区域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民生改善、文化创新、社会稳定等都将作为转型的内容。在打破长期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惯性以后,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内涵扩大,或者说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内涵真正回归,不仅服务于经济建设,更将服务于区域社会的全面提升。

4.科技创新的支持。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1961年,美国早期资源型城市休斯顿在与其他20个城市的竞争中获胜,成为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航天中心所在地,带动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的突破,促进了教育、科研、金融等第三产业和现代农牧业的飞速发展,成为全美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城市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独有偶,科技部公布的2005-2010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报告》结果表明,区域科技活动人力财力综合投入与经济社会发展成正相关,随着区域科技活动人力财力综合投入的逐年增加,科技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加大。可见,区域经济转型的关键力量在于科技创新。

三、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调整分析

区域经济转型发展意味着区域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发展重心的变化,而作为地方高校学科建设重要的外部因素,这些变化会影响高校学科建设的方向、组织模式、管理体制等。

1.围绕产业升级、民生工程、制度创新,调整学科结构。

(1)学科方向的完善。当前,受制于地方高校的自身条件,地方高校学科建设难以实现有计划的学科布局,通常以学科带头人的研究为中心进行建设,这种模式有利于发挥教师积极性加快学科发展,但是完全以教师个人研究兴趣为重不利于学科与区域产业需求的对接。特别是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单凭教师的力量不能及时地做出调整。因而,可以通过学校对学科、学科方向的投入和支持来进行调整。在对原有服务于

一、二产业的学科进行调整时,重点对学科内部方向进行调整,对于有利于产业升级、产业链延伸的方向应大力提倡,保障一、二产业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鼓励学科交叉,促进新兴学科方向的出现。此外,学科建设除了要回应社会需求,还需要保障学科的公益性。在学科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基础研究作为社会发展的隐性推手,必须予以重视。山西大学是我国创立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之一,建校一百多年以来,学校形成了以文理见长、工科迅速发展的学科结构。

(2)学科规模的调整。产业调整路径的共性特点在于,逐步压缩第一产业的市场份额,扩大二、三产业的规模。因而,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不可能实现多个学科的齐头发展,原有服务于第一产业的学科规模可以适当压缩,服务第二产业的学科要逐步提升水平,将更多的资源投放于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在山西省产业调整谋求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过程中,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是实现这一转型的重要支点。如何既依托山西特有的资源优势,又能突破地域瓶颈是山西文化产业面临的挑战。作为全省唯一一所综合性高校,山西大学注重发挥自身文史学科优势,大力培育旅游管理学科、设计艺术学、戏剧戏曲学、考古学、历史文献学等学科,通过已有研究队伍调整和人才引进,有计划地扩大这些学科研究队伍和招生规模,在拯救区域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区域传统文化、培育文化继承人、对外传播区域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学科领域的取舍。著名教育家阿什比说过“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地方高校学科建设长期拘泥于区域环境,在学科结构上表现出传统学科较多,新兴学科起步晚、发展慢的态势。在区域经济转型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 and 区域社会整体实力提升并举,因而,学科建设要考虑产业需要,同时兼顾民生科技、决策咨询的需要。在此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自身学科基础和区域内高校学科总体布局情况,继续保持原有学科特色的同时有目的地进行学科领域的取舍。关于这一点,斯坦福大学荣誉校长卡斯帕尔在2002年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如果没有一些特定学科或者不是一个‘完全’的大学,你们不用不高兴。普林斯顿大学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是在20世纪60年代承受了要建立法学院和商学院的巨大压力,进行了顽强的抵制。

今天，普林斯顿大学依然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近年来，山西大学围绕山西产业创新重点领域如生态与环境保护、生物医药、信息技术、文化产业等进行了学科调整，逐步扩充了环境工程、光学、应用化学、计算机应用技术、旅游管理等学科研究力量，2011年后，学校又整合了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本草生物学、环境生物医学等几个交叉学科。考虑省内兄弟院校在装备制造、材料科学与工程、农业工程、水利工程、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学科上的优势，适当放缓了对于新能源、新材料、公共卫生等行业的参与，而选择在相关领域加强基础研究，与兄弟院校错位发展。当然，随着学科水平的不断提升，学校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也会逐步提升，服务型学科的规模也会逐步扩大。

总之，学科结构调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逐步优化学科方向到调整学科规模，最终形成以学校特色、高水平学科为核心，多个基础学科为支撑，应用学科不断扩充的学科体系。

2.立足科技需求的多元化、综合性，推动学科组织的开放式发展。随着科学研究和学科边界的不断扩大，探索更加多元、多部门参与的学科组织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趋势。同时，产业发展的集群化、科技需求的综合化一方面要求高校科学研究面向社会开放、引进社会价值需求，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学科必须建立更加灵活多元的组织，构建以解决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为出发点，功能明确，关联学科协同、交叉、融合，生态良好的学科聚落：

(1)校内学科交叉合作。目前，地方高校学科研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建设的能力不足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究其根本，主要是校内学科无法形成服务社会的合力。因而，在优化学科管理方面，学校首先应改革校内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交叉学科合作模式，这是高校对外开放、协同创新的基础。以山西大学为例，当前学校已经形成了以煤矸石利用、煤催化剂技术、中药标准研究技术等为主的研究中心形成了一定的科研团队。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学校还需采取更加科学的管理办法，激励更多的学科参与到相关研究中来，壮大研究队伍，扩大研究的影响力，形成对企业、行业的吸引力。

(2)形成校内学科群落。由于长期受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地方高校学科设置存在

学科孤立发展、关联度较低的现象，造成学科之间竞争压力大、互惠共生意愿低的局面。区域经济转型倡导的产业升级、产业集群、产业链延伸要求更加多元化、综合性的科技支撑，为此，学校应牵头在学科交叉合作的基础上，围绕某一行业、领域的共性问题，形成校内学科群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立了集动物学、植物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过滤性微生物学等学科为一体的生物化学研究力量，开辟了分子遗传学、基因密码破译、DNA技术等生物学前沿，也成就了旧金山湾区信息技术和核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

(3)校内外协同创新。随着“2011计划”的颁布落实，高校将进一步扩大学科建设的开放性。在完善校内协同创新机制和环境的基础上，地方高校可以有计划地开展校内外的协同创新工作，理工类学科应融入区域产业发展，积极联合兄弟院校、科研单位、企业合作或共建工程研究中心，形成完整的行业技术支撑体系，力争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应积极与地方政府合作，培养一定规模的战略科学家，努力成为政府决策、企业管理的“外脑”。在此过程中，合作单位共同探索“分工明确、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促进人才、知识、技术的流动，共同推进学科建设的国际化和地方化。

3.建立政府与高校联动机制，促进学科管理科学化。学科适配性强调的是使社会选择与学科自发演进相容并行。区域经济转型中的社会选择意味着产业结构、区域文化、社会制度等多种因素的选择，因而，要达到这种相容，除了学科结构、学科组织要适宜，对学科的管理也应与社会选择相适宜。

(1)理顺学科管理的部门交叉关系。随着新学科学目录的修订完成和我国学科管理模式的不改革，区域教育管理部门和高校获得了更多的学科管理自主权。与此同时，区域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创新给理顺长期以来制约学科发展的各种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机遇。随着高校社会服务意识的逐步强化，高校主动优化服务环境、参与服务管理成为新经济形势下高校提升学科适配性的现实要求。因此，地方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应该肩负起理顺学科管理部门关系的责任，主动联系教育、科技、产业管理部门，倡导建立高校学科管理与科技创新厅际联席会议，定期研究高校学科建设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新情况、新问题，协

我国高校开展学科国际评估的分析与思考

——以“211工程”三期建设中高校国际评估为例

魏 欢

在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背景下，教育主管部门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教育行政审批和评估，扩大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这是推动高校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的重要举措。高校应积极自主探索更加有效的评估方式，“以评促建”，加快学校学科建设发展，通过学科国际评估来促进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关于做好“211工程”三期验收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对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开展国际评估”，充分体现了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开展学科国际评估工作的重视与肯定。

一、“211工程”三期学科国际评估基本情况

（一）我国学科评估类型

1.政府层面的学科评估。政府层面开展的学科评估，如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于2012年组

调解决相关重大问题。当然，优化校内学科管理体制是理顺学科管理部门交叉关系的前提。

（2）追踪社会发展趋势，实现学科动态监测。学科适配性的动态性和发展性允许适时地调整学科建设情况以适应区域经济转型需求。在高校学科建设的长期历史中，学校以自身特定的方式逐步积累起区别于其他高校的学科财富，不能被随意模仿，也不容易被丢弃，这即是学科体系的相对稳定性。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延伸、学科研究的不断推进，学科建设必须在维持原有学科优势、特色的基础上，对自身进行调整，这是学科体系的绝对动态性。对于高校来讲，处理二者关系的关键在于要科学地对社会发展进行预测，并及时做出反应。伯克利加州大学高度重视与产业界的合作，为及时把握产业需求，学校成立了“知识产权和产业研究联盟办公室”，该办公室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评估学术成果的商业潜力，同时预测产业发展脉络和技术需求。此外，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高等学校“遍地开花”的局面早已形成，区域内

组织开展的一级学科评估。作为一次官方评估，其借鉴国内外经验，采用“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模式，坚持学校自愿参加的原则，力求评估结果客观真实。由于是对国内学科进行比较评价，没有体现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所需要的国际比较。而且由于是官方评估，又是自愿参加，大多数学校主要选择本校相对优势的学科参加评估，因而不能体现各校学科建设整体情况，特别是对未被选取的弱势学科还难以促动。

2.高校的自我评估。高校自我评估主要是指，高校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紧密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和学科建设规划，自主邀请国内外专家开展学科建设成效和水平评估，主要包括学位点自我评估和学科国际评估。高校开展的学位点自我评估，主要立足于

高校之间学科设置的重复、雷同现象十分严重，需要有更高级别的部门来对全局性的学科建设进行监督和调控，以保障区域内高校学科建设整体适应区域经济转型发展需求。

四、结语

地方大学在学科结构调整、学科组织优化、学科管理革新等方面的努力是促进自身真正融入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现实选择。它使得高校学科建设回归于其本来的内涵——服务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推动学科学术性和服务性共同发展的过程中，高校学科建设更加依赖学校的力量，这种依赖改变了原来学科游勇散将的局面，也吸引了社会力量参与到学科建设中来。

（吴文清，山西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山西太原 030006；高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山西太原 030006；王莉，山西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助教，山西太原 030006）

（原文刊载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年第1期）

学校内部按照基本要求进行“兜底式”查找问题，缺乏国际视野，要求进行“兜底式”查找问题，缺乏国际视野，评估过程和结果一般没有和国际学科标准相接轨。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少数学校开展的学科国际评估或院系中长期评估，是近年来部分国内知名大学针对本校高水平学科开展的一种评估。但目前，国内高校此类评估开展得较少，很多都处于试行探索阶段。

(二)“211工程”三期建设期间，16所高校开展学科国际评估

“211工程”三期(2008—2011年)建设继续以重点学科建设为核心，优化重点学科体系的结构和布局，使更多的学科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11工程”三期验收时，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再次强调鼓励各校开展各具特色、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国际评估。有关高校对学科国际评估工作高度重视，从学校层面进行总体部署，将此项工作作为在国际一流视野下的学校学科发展规划、建设举措和成效的综合检验，推进学科创新发展的全面总结和深入思考。

1.重点学科国际评估。在“211工程”三期建设期间，共有6所高校邀请国际同行专家，对部分学科进行了不同形式的评估，其中，部分学校已将学科国际评估工作常态化，作为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邀请国外(境外)同行专家进校，对相关学科采取“诊断式”评估的方式，看清学科当前所处的位置、找出差距，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如清华大学把开展学科国际评估作为学校综合体制改革的步骤之一，探索适合一流大学建设实际的评估方式，形成常态化的、诊断式的学科国际评估制度。自2009年3月起至2010年12月，聘请近百位学科知名专家学者，先后完成了12个学科的国际评估工作。学校制定了详细的评估方案，对教学、科研、师资等各方面进行全面评估。在评估过程中，不回避、不掩饰，把真实情况反映给评估专家。评估专家通过审阅教学方案、听课、考察实验室、与师生座谈等，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中肯地指出不足，提出发展建议。参评学科通过这种诊断式评估，检验学科发展水平，找出差距、看清位次，以便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学科水平和国际认可度。上海交通大学采取中长期的院系评估，评估分为通讯评议和现场评议两个阶段，部分学科采取接受国际认证机构评估方式。通过常态化的国际评估，上海交通大学已经逐

步形成完善的国际评估思路:评估的价值取向从绩效判断转变为发展性诊断，评价基准从常模参照转变为标准参照，评价内容从全面考察转变为突出核心价值，评估的实施从单向操作转变为交互运作，评价指标从刚性计量转变为柔性判断，评价周期从年度考评转变为中长期评估。

2.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国际评估。在“211工程”三期验收期间，还有10所高校紧密结合校内验收工作，主动邀请国外(境外)同行专家通过参加现场验收或通讯评议的方式对30个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进行了国际评估。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采取鼓励各学科自主选择开展、学校统一设计评价表格的方式，对4个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进行国际评估，形成定量打分和定性评价描述相结合的评价结果。北京化工大学把学科国际评估工作视为学校在国际化视野下对自身建设模式和成果的一次检验和测评，紧密结合学校“人才强校”和“大开放”战略，积极研究借鉴国际上学科建设的常用标准和方式，邀请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对学校4个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在国际同类学科中的发展地位进行分析评判，对学校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征求建议。

二、高校学科国际评估的关键环节分析

(一)以创建一流学科为目标，推进学科国际评估

在当今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下，有条件的高校应积极探索学科国际评估，加强学科的国际交流，借此诊断学科与世界一流学科存在的差距，积极调整学校的学科发展战略和建设方式，争创世界一流学科。

目前，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文件中所强调的“鼓励有条件的学校积极开展学科国际评估”，并非强制要求学校采取国际评估，也并非所有学科都适合国际评估。学校应审慎考量自身水平，选择相对能冲击世界一流的优势学科进行评估，使学科国际评估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例如，在“211工程”三期建设期间开展的学科国际评估，主要是针对各校优势学科，以学科评价、学科诊断和学科国际化三大目标为一体，寻找主干学科或学科群的国际标杆，提出针对性较强的措施，强化学科国际特色，着眼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在验收期间进行的国际评估则侧重于绩效，评估突出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及绩效评价，找出建设中影响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建议。这既能保证验收评

价更加公正合理，也为学校今后建设提供建议。

(二)以统筹实施评估为任务，制定学校发展规划

进行国际评估是一件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的部门与人员多、时间长、费用较高。一旦决定开展学科国际评估工作，高校应紧密围绕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统一思想，把学科国际评估作为一项促进高校发展的大事来抓，将其作为学校年度工作规划，统筹各部门年度工作任务，确保评估工作高效执行。

高校的院系是学科建设的主体单位，对院系进行国际评估有利于找到学校主干学科或学科集群的国际水平标杆。按院系进行评估，既有利于设置与国际接轨的评估标准，也能实现评估过程的有效组织管理。通过协调和部署有关院系、机关部处和师生全力以赴参与，使高校内部从传统的“应付被评”的思维转变为“主动评估，找出差距”，真正实现“以评促建”，完善学科建设的内部质量控制。国际评估的费用相对较高，包括专家的国际旅费、住宿费、接待费、酬金、自评材料制作费、会议费等其他费用。学校应尽可能提前规划，按照国家财政要求做好经费预算。评估前期规划工作主要包括被评学科确定、评估材料撰写、专家遴选三个关键环节。

1. 被评学科确定。学校要进行学科国际评估，在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和坚持国际一流标准的基础上，要以国际一流标准为主。由于国内高校的学科设置和学科边界常常与国际上学科划分有一定差异，为确保学科有国际评价和比较体系，因此学校需结合学科建设情况，还需充分注意学科设置特点以及国际上学科划分的通行标准，整合校内有关学科专业进行评估。根据目前的评估经验，被评学科一般应具有一定的学科基础和较强的国际化水平，与国际同类机构合作基础较好，与国际相关学科的接轨度较高、易于进行国际比较。选择学科多为进入ESI数据前1%或1%_cH指数排名靠前的学科，多为理工科、管理类学科。如清华大学组织了物理、工业工程、数学、管理、新闻与传播学、生命科学等学科有关的学院进行了评估，上海交通大学则组织数学、物理学院进行了评估。这些学科在ESI和QS专业排名中大多能找到相对应的学科，具备可操作的国际标准，使评估更接近国际水准、更科学。

2. 评估材料撰写。评估材料内容一般由各校根据自身需求自主设计和提出，通常包括学科水平、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支撑条件等方面。可

结合验收工作开展的学科国际评估，一般还包括目标和任务完成情况、建设成效、项目管理等。学校应组织专门人员针对评估内容做好前期自评并撰写好自评报告。自评报告材料应至少有英文版或其他国家语言版，材料要做到实事求是、详细直观，符合国际标准和国际思维习惯。材料不仅包括要评估学科各项数据，而且包括这些数据在国内的定义以及在国外学科类比情况，从而保证评估专家能够相对准确理解各项数据的含义。

3. 专家遴选。为了保证评估的质量，应尽量选择在所评学科领域具有足够的威信和影响力的国外顶尖专家，对学科评估领域及院系管理有较多经验的学术科研机构负责人。专家应当容易沟通交流，也敢于提出有针对性意见。目前，各校聘请专家主要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大多数专家为华裔，约占专家总数的80%，他们非常热衷于为世界高校进步和发展提供帮助；专家所属机构一般为世界一流/知名大学、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学科协会、跨国企业等；每个学科(项目)的评估专家数一般不超过10个。在结合“211工程”三期验收开展国际评估的10所高校(30个项目)共聘请140位境外专家，平均每个项目聘请近5位专家。

(三)以多种评估形式为手段，确保学科评估效果

目前，我国高校主要采取现场评估和通讯评估方式开展学科国际评估。一般来说，通讯评估费用较低，但由于缺少专家现场查访，所以对材料的撰写要求更高。现场评估可让专家现场查访，可获取的信息更多，针对性和有效性有所增强。但总体费用较高，且在时间安排上需统筹考虑所有专家，所以难度较大。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安排，亦可两种评估形式同步进行。

在现场评估阶段，评估专家在评估工作中是主导者，学校要与专家进行充分沟通交流，尊重专家自主权，让专家充分行使权力、发表意见。现场评估主要分三步进行。首先，提前一二月邮寄自评材料给相关专家，让专家充分了解学校的各项信息。其次，邀请专家进校评估，被评估院系负责人和各学术方向负责人分别向国际专家组汇报情况，学校要按照专家要求积极配合进行多种形式的实地考察、个别访谈、提供补充材料等程序，使专家能客观掌握该学科的各项指标。最后，国际专家组向学校领导和被评估院系

通报评估结果,给出对院系的综合评价意见和建议,双向交流并达成共识。

(四)以学科评估结果为标尺,厘清一流建设观念

评估结果一般结合专项工作和高校需求,辅以定性或准定量评价。定性评价(开放性评价)主要体现诊断性评价的特点。一般包括成效、不足和建议,如学科带头人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该学科或学科方向具备国际一流水平(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部分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等。

如清华大学评估后,专家们给出了“学科交叉不够,综合性的学科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建议加强跨学科的教育方面的投资”,“很多学科还存在必修课程偏多,课程设置不够灵活等问题”等,提出具体改进举措。定量评价根据学校提出的指标进行量化评价,找出差距。

在“211工程”三期验收中,10所结合验收工作开展国际评估的高校,均设计了学科国际评估表格,由境外专家进行评分或分档评价,并给出今后发展建议。根据评估表格,在设有整体评价的9校28个项目中,有26个项目为优秀,约占92.9%;2个项目为良好,约占7.1%。被评估院系要根据评估结果和高校学科建设实际情况,提出改进学科建设发展计划,动态调整学科建设具体措施,落实学科发展目标,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目前,很多高校在规划中均提出构建世界一流、世界知名的研究性大学战略,然而,从学校管理人员到广大教师,对世界一流始终缺乏清楚直观的认识,如何才能和世界一流接轨都是虚的理念。在开展学科国际评估过程中,学校参与整个评估过程,将院系完全立足于国际一流的视角和水准,学校整体上对世界一流开始有了全新理性认识,各院系开始把国际一流作为检验工作、判断成绩与问题的标准,进而为全校明确发展理念、理清发展思路、确立发展标准奠定了基础。

三、学科国际评估开展再思考

学科国际评估在我国高校并未广泛开展,学科评估的指标体系也有待进一步规范,高校对国际评估的认可程度还有待提高。

(一)发挥宏观指导职能,推动国际评估实施

目前,一些高校在探索中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外先进理念和做法,为国内高校开展学科国际评估提供服务和指

导。在政策制定、资金投入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推动评估理念、评估学科及评估标准体系的建立,促进高校积极开展学科国际评估。

(二)创建国际评估条件,促进一流学科建设

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简政放权、加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情况下,高校自主开展学科建设的空间逐渐加大,诊断性学科国际评估是今后学科建设和评估的重要方向,一流大学和一流大学建设必然要求高校走向国际。有条件的高校应充分认识学科国际评估特别是学科国际理念、国际标准等重要性,并将诊断式学科国际评估纳入学科建设整体规划,统筹协调,调动院系和师生的积极性,提升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声誉,推进学科建设的内部质量保障和长效发展机制,加快推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三)统筹学科建设项目,提升学科评估效益

切实加强学科国际评估工作与校内其他重点工作的统筹协调,形成综合效益。学科国际评估工作是学科建设水平和学科“健康状况”国际性的“综合体检”,学科国际评估工作应与本校“985工程”和“211工程”等建设项目有机衔接、统筹实施,构建学科发展预警和动态调整机制,注重内涵发展,提升专项建设效益和学科建设整体水平。此外,可将学科国际评估与相关学科的国际会议、邀请国际专家学者开展学术报告和讲座等工作统筹开展,形成学科国际评估工作的综合效益。

(四)关注人文社科领域,探索评估标准体系

科学、合理的学科评估指标体系是提高学科国际评估认可程度的关键性因素。由于缺乏统一的学科国际评估标准体系,“211工程”三期大多数高校开展的学科国际评估仍然集中在国际可比性较强的学科,多以理工科学科为主,人文社会科学缺少相对公认的国际评估标准。人文社会科学虽有本土特色,但同样需要国际化的自我展示平台。通过国际学术交流,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派、观点能够在对话与碰撞中激荡与融通,从而促进相关研究的进步。今后对学科国际评估中的不同学科进行合理分类,并逐步探索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学科评估,建立相关的评估框架或标准,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问题。

(魏欢,四川大学商学院博士生,四川成都610065)

(原文刊载于《教育研究》2014年第7期)

学科评估后我国一流大学的反应及应对

姚俊兰 魏雯婕 丁宁 杨锋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开展的学科评估,是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学科划分,对具有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资格的一级学科进行的整体水平评估。本轮评估由5000余位专家历时一年完成,在95个一级学科中进行(不含军事学门类),共有391个单位的4235个学科申请参评,以高等学校为主,兼顾科研院所。评估结果公布后,得到各高校和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主要是以国内“985”高校为对象,重点关注学科排名第一数量较多的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或者是近两轮学科评估结果变化较大的知名高校,如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对这些高校学科评估前的学科建设和评估后的反应以及采取的对策进行调研和梳理,既希望可以为高校的一级学科建设工作起到借鉴作用,也有助于了解我国高校对于一级学科评估的态度

一、调研方法

本研究前期工作主要是进行信息收集,有三个途径:(1)文献调研。通过数据库CNKI检索,对近几年与教育部学科评估相关的文章进行下载分析。

(2)建立同济大学学科评估数据采集发布平台。对第三次学科评估结果发布后各高校的反应和对策进行跟踪,重点关注学科评估结果较好或者近两轮评估结果变化较大的高校。同时对教育界内外对学科评估的新闻进行采集。(3)网络调研。作为对学科评估数据采集发布平台的补充,它还可对采集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进行验证和评估,有助于为以后进行信息收集建立类似平台进行验证。本文通过以上三种途径收集信息后,再对其进行整理。

(一)文献调研

在CNKI检索界面进行主题检索,输入“教育部”和“学科评估”进行检索,将检索结果去重去除不相关的文章后,共有92篇,其中期刊论文64篇,报纸文章23篇,学位论文4篇,会议文章1篇。

(二)同济大学学科评估数据采集发布平台

同济大学学科评估数据采集发布平台重点关注部分“985”高校的学科建设状况,以学科评估、学科布局、学科排名、学科发展、学科建设等为关键词,通过跟踪检索相关网站,定期获取目标高校的相关数据。这13所高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同济大学。除了来自高校的数据外,数据还来源于门户网站以及上海教育新闻网、科学网等。此外,在获取数据的基础上,经过筛选、标引等数据深度加工工作后发布在该平台上。以期对学校的学科建设工作提供信息支持。如图1所示。



图1 同济大学学科评估数据采集发布平台

自2013年1月5日到2013年6月1日,本平台采集到关于教育部学科评估的相关信息800条,基本涵盖了近期各个媒体报纸、高校新闻关于第三次教育评估的报道。

(三)网络调研

为了对学科评估数据采集发布平台进行补充及检验,以保证学科评估数据采集发布平台的信息覆盖率,故进行网络调研,对重点关注的高校,从网络上搜索有关第三次学科评估的所有新闻。

综合上述三种调研方法，可总结出各高校对于本次评估的反应和对策。

二、各高校对本次评估的反应和对策

评估结果发布后，各高校对评估结果的反应不一，有些反应比较热烈，有些比较平静。例如北京大学朱善璐书记认为，“评估结果振奋人心、令人鼓舞”；上海交通大学师生对于评估结果的讨论比较热烈；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表示，“对评估结果感到不舒服，压力很大，南开应该做得更好”。而有些高校如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在网上公开信息中很少提及此次评估的情况。大多数高校都表示要深入分析评估结果，寻找差距，更好地做好学科建设工作。根据调研结果，下面分为两部分进行介绍，一是高校前期学科建设工作以及参评过程中各高校的具体工作情况；二是评估结果公布后，高校的总结和对策。

（一）评估前期准备工作和参评时的具体情况

通过分析各高校对于学科评估的总结，可以把其前期的学科建设情况和参评时的具体工作归纳为以下三点：

1.长期有规划地进行学科建设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始终把学科建设作为学校建设和发展的中心任务来抓，学校确立了学科发展战略，明确了学科发展格局，即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战略重点上。人民大学在第一轮、第二轮学科评估结果公布后都进行了总结，对评估结果进行了冷静而客观的分析，即使是排名较好的学科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为了清楚准确地了解在学科建设方面的实际情况，人民大学在2003年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近50万字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分析报告》，对学校所有学科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2006年撰写了《中国人民大学重点学科分析报告》，分析了重点学科的建设情况，并与兄弟院校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发现了优势和不足，制定了相应的对策。

上海交通大学看重学科布局，坚持“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学校规划发展处处长杨颀表示：“交大优势在于工科，排名全国前五的学科数达9个，但工科的进步发展离不开理科的基础支撑。目前，学校着力规划和建设物理学科，物理学在此次学科评估中已名列全国第六，而并列第一的3校都是传统的物理

强校。在生命科学领域，交大差不多从零起步，在未整合农科、医科院系的情况下，其生物学学科已跻身全国三甲。做强学科也不能只为排名。”杨颀坦承，“根据‘十二五’规划，全校学科建设并非一味增量、全面开花，目前，在原本63个一级学科中，已停止9个学科的研究生招生，‘做减法’正是为了重新配置资源，向有优势或后劲的学科倾斜。”

2.召开动员大会，强调学科评估的重要性。北京大学于2011年12月29日召开了学科评估工作部署会，时任副校长的王恩哥（现任北京大学校长）首先做了动员报告，他指出：“学科建设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学科基础和水平决定着学校的整体实力和学术声誉，支撑着学校服务国家目标的能力，因此，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是为学科建设服务的。此次评估工作可以帮助各个学科摸清发展现状，展示建设成果，促进学科建设，因此，各单位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组织、配合协调，将学科评估工作作为一个契机，以评促建，增强北大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工作中的核心竞争力，服务北大的长远发展。”

武汉大学高度重视本轮学科评估工作，成立了评估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由校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各相关分管副校长任副组长。校长李晓红在一级学科评估工作部署会上强调，评估结果不仅关系着学校和该学科的社会声誉，还关系着该学科在同类学科和行业中的声誉，并有助于为后续国家重点学科评估奠定基础。

上海交通大学高度重视学科建设，2012年在研究生院设立学科建设办公室，为学校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支持。

3.参评过程中事无巨细，注重整合协调规范材料申报。中国人民大学在学校举行的一级学科评估工作总结及表彰会上，党委书记程天权表示：“这次学科评估成绩好与组织部门的工作有重要关系，我们挖家底，现有的资源都被科学配置，没有一点浪费。反过来说，我们的学科实力并不是明显超强。在2004年第一轮学科评估结果公布时，学校曾在总结参评工作时表示，由校长亲自督促研究生院抓紧抓实抓好组织参评工作，研究生院详细安排了此项工作，并指派各院、系、所专人负责按时填报《学科评估简况表》。由院长把关，要求责任教授加入到一级学科申报材料的制作上，由每个学科责任教授填表，再汇总到院长

那里，最后交到研究生院，经副校长审定，在确保没有问题后才向教育部上报。填表工作历经一个月反复五次的修改，如期完成。在2009年第二轮学科评估结果公布后，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求教授曾总结道：“在学科评估中，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科学的组织协调机制，没有一个组织机构最后审核把关，会很容易把成绩埋没掉，难以使现有的资源达到最优的效果。总结起来，在学科评估中，筹划、协调、组织、权衡和认真细致的审核，最为关键。”

（二）评估结果公布后高校的总结和对策

今年年初，评估结果公布后，通过从各高校官方网站中收集到的信息，可以看出，大多数高校表示要积极总结经验，寻找不足，以评促建，提高学科建设水平，部分高校还提出优化学科布局，加强学科规划，也有部分高校提出增强战略定力，不为排名所左右，科学看待学科评估。具体如下：

1.积极总结，找出优势与不足。北京大学朱善璐书记听取了关于第三次全国一级学科评估的分析报告及北大学科发展的建议。研究生院院长陈十一介绍了本次学科评估的概况和北京大学在评估中的整体表现，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王仰麟对本次学科评估结果作了具体的数据分析，并详细介绍了北大的学科架构和发展水平。朱善璐表示，本次学科评估受到全校师生的关注，评估结果振奋人心、令人鼓舞。他表示：“高水平的学科建设是北京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也将是北大下一阶段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希望研究生院对评估结果作更深入的分析，力求全面细致地反映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情况，同时要求积极动员全校各院系各学科认真总结自身所在学科的现状，并对未来的学科发展做出具体规划。

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高策理表示“如何利用评估结果，更加重要，我们希望在学位中心的帮助下，仔细研读学位中心提供的学科分析报告，把评估作为学科建设的有力抓手和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召开全国第三轮一级学科评估工作总结及表彰大会，陈雨露校长总结说：“本次评估依托于学校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门类全、水平高的优势，在研究生院的统一协调和配置下，资源共享、优化组合，充分展示了我校学科的整体优势。评估反映出学校办学定位、学科建设思路是准确和清晰的，各学院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同时也要从中看到存在的

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类学科发展不平衡，人文社会科学面临来自专业院校的整体挑战，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的人大、北大、清华‘三足鼎立’的局面并不牢固，排名第一的优势学科优势并不明显。”

浙江大学在2013年度工作会议上，党委书记金德水分析了目前学校学科发展的状况，指出：“我们要高度警醒，认真剖析，在成绩面前找差距、找问题，站在国内一流和国际先进两个高端来审视自己，总结反思如何加强一流学科建设。”

东南大学易红校长在2013年春季东南大学中层干部大会上表示：“大力宣传和开发利用第三轮全国学科评估结果，放大评估成绩的影响，鼓舞广大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的士气和斗志，扩大学校在各方面的影响，并以此吸引和集聚更多优秀人才，努力争取更多资源支持新一轮的建设。要坚持进位的自豪不自满、退者自省不自卑，对照国内国际一流学科查找不足、差距，明确今后一个时期学科建设的思路、任务和目标，进一步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努力在下一轮学科评估中实现新的进位。”

西安交通大学郑南宁校长表示：“这次学科评估对西安交大的学科建设工作是一个检验和激励，虽然从西安交大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参评学科的百分比排名看，大多数学科较前两轮学科评估均有进步，但与同类兄弟高校相比仍存在差距，这说明了经过‘985’‘211’工程建设，高校之间的学科差距在缩小，竞争更加激烈，不进则退，因此，对本次学科评估结果需要大家客观分析、积极总结、查找差距，寻求能够不断推动本学科发展的有效措施。我们在看到学科建设成绩的同时，更要反思以往学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对存在的关键问题一定要找准，才能对症下药。下学期全体校领导要加强对所联系学院、学科的调研，查找各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各相关职能部门也要积极反思，更好地做好学科建设各方面的支撑工作。”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表示：“对本次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的评估结果感到不舒服，压力很大。因为，南开应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正在搜集进一步的信息，要冷静、认真地分析，争取能以此为契机，抓准问题、奋力拼进。”

2.加强学科规划,优化学科布局。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表示要集中力量加强战略研究,通过加强纵向和横向比较,查找差距、明确方向。要加强学科规划,找准对照标杆,制定行动计划。要加大力度寻求重点突破,通过海洋学院的建设和国际校区的筹建等,以新思路、大手笔推动学科建设。人才工作是学校建设和发展的永恒主题,要进一步完善人才工作协同机制、强化人才引进工作、重视人才培养,以一流的人才为一流的学科提供支撑。

南开大学新闻网报道:“结合学科评估的组织原则、方式、评估指标和目的,分析我校学科评估结果,基本可以反映我校学科现状,在学科分布和布局、学科内涵建设上还需进一步做好规划,在资源整合和提高建设效率方面进一步深化,才能在今后的学科建设上取得更多更好成果,创建有南开特色和高水平的学科。”

“两会”期间,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接受了中国教育报采访,他表示,吉林大学目前是我国合并院校最多、规模最大、学科门类最全的一所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但规模大、学科全,并不代表学科实力最强。学校在学科布局上存在着学科重复设置、资源力量分散的问题;在学科实力上面临着‘高原多、高峰少’的问题。学科布局的优化调整和实施学科重点建设,对于一所合并院校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从今年开始,学校计划用三年时间,对现有学科专业进行调整和优化。按照不同的学科层级,明确不同的建设目标\$任务和预期成效,实施重点建设,确保部分优势学科率先实现突破,以局部突破带动学科整体的协调发展。

天津大学校长李家俊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次全面的学科评估,有助摸清学科“家底”,在学科诊断报告的基础上,分析哪些学科重点建设,哪些学科该有所不为,在尽力增加优质学科数量的同时,适当减少现有总学科数,将有限的资源适度集中,形成局部优势.在学校现有的基础与条件下,不可能把所有学科全部建设成为优势学科,不能搞“大而全”,应努力抓“精品”、办“特色”。坦率地说,要有所不为确实难度较大,涉及到学科的撤、并,涉及到教师、学生和资源的再分配,哪一方面都需要学校付出很大的决心和精力,但没必要保留的学科点就一定要下决心砍掉,因为取消它比保

留它的成本要低许多。学校近几年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主动撤销核科学与技术学科、农学学科门类不再招生、撤销影视学院等一系列举措已付诸实践,学科的优质率明显上升,为培养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3.增强定力,不被排名所左右,科学地看待评估。南开大学校长表示:“大学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如何评价‘立德树人’,尚没有公认的科学的量化方法。应提倡各个排行榜把基础数据和统计模型公开,接受监督和评论;要允许多样化的排行榜差异化发展,为公众提供多视角的比较;还应该鼓励对于各种排行榜的评论,要让公众明确知道大学排行榜提供的信息的不全面和不精确,从而做到对其不盲从。增强战略定力,不为一种之名次所左右,也是大学应有的自觉。大学和学科的排名都是‘末’而不是‘本’好的大学,一定是在人才培养上形成了好的传统、好的机制、好的条件、好的文化氛围、好的治理结构和大学制度等等,他们没有一个是将排名念在兹的,没有一个是‘一流’念在兹的。与其瞄准排名,不如瞄准问题,那样才真能向‘一流’迈进,否则恐怕要渐行渐远”。

吉林大学校长李元元表示,要客观、科学地看待学科评估,既要肯定学科评估的价值和意义,但又不能过于看重评估名次。评估是手段,不是目的。要科学、合理地运用学科评估,这是更为重要的。高校的学科建设不能围着学科排名转,而要通过学科评估,深度分析学校的学科情况,清楚每个学科在国内同类院校的位置,以及背后所反映出的优势和不足。

三、小结

综合来看,对本轮评估,各高校都表现出了高度重视,不管是评估前的各项准备及部署工作,还是结果发布后的总结分析工作,例如,北京大学的部门分工、流程安排都是非常细致的,上海交通大学也是高度重视学科建设,2012年在研究生院设立学科建设办公室,为学校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支持。中国人民大学除了在学科评估过程中的重视,要求申报过程事无巨细外,在每一轮学科评估之后都还进行总结,对评估结果进行冷静而客观的分析,即使是排名较好的学科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第一,学科评估指标的新变化引导着高校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此次评估高校覆盖面较广、数据量

一个学科国际评估的行动框架

——以学科评估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案例

黄容霞 Wikander Lennart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有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政府启动了“985工程”，不少大学还提出了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然而，鲜有大学考虑如何设计一流大学建设成效的标准和评估方式。国际经验表明，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师和学科始终处于评估之中，而且很多是来自国际评估。通过学科国际评估，大学可以对自身学科的国际地位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既能明确自己的优势与不足，也能更好地确立大学的学科发展战略。本研究感兴趣的问题是：大学如何开展学科国际评估，以及如何使学科国际评估常态化，以切实促进学科水平的提升和一流大学的建设。由于高水平的学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故学科国际评估主要包括科研评估和教师评估。瑞典的公共高等教育体制与中国十分接近，探究瑞典大学科研国际评估的做法和

经验，可以为中国开展学科国际评估以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诸多的启示和借鉴。

一、学科国际评估的基本精神：从外部的政府问责走向大学的自愿问责

自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之后，问责制成为世界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主导逻辑，也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问责逻辑指引下，世界上很多国家开始对本国大学的科研和高等教育进行评估，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院系、学科评价与排名活动，如美国的研究生院排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博士学科评价、英国的科研评价（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的学科排名等。受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影响，中国也逐步发展出一些官方的学科评估以及各种民间的院校排名，如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上海交通大学高教所发布

大、信息较全面。共有363所高校的4166个学科参加，指标设置突出“质量、成效、特色”，如引入用人单位对“学生毕业后质量跟踪评价”；强调专利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如将论文“他引次数”及“ESI高被引论文数”与最新发表的高水平期刊论文同时纳入评价指标等，这些评估指标的变化给高校未来如何进行学科建设提出了新思路，强调基础理论与面向实践并重，引导学科长远发展。

第二，重视学科评估工作。高校日常学科建设的扎实程度是影响学科评估结果的主要原因，在参评过程中，学校的重视程度\$工作细致程度都会对评估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三，学科建设应具体化。学科建设工作应细化到院系，具体学科中来，重视以多学科交叉为创新研究的切入点，将本次评估指标纳入院系学科建设的评价体系中来，指导院系学科发展。

第四，不被各种评估结果所左右，增强定力。国内外各种排名较多，国际上知名的大学排名如交大版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等，国内知名的如中国校友会网中国大学排行榜、网大中国大学排行榜、武书连中国大学评价、武汉大学中国重点大学竞争力排行榜等。这些排行榜分别从高校综合排名、学科排名、区域排名等角度对大学进行了排名，排行榜发布频率一年一次、一年两次不等。如果对于每次排名的发布，高校都投入过多的精力关注，那样并不利于高校学科的发展。所以高校对于种种排名，要科学看待，认真考虑自身学科的总体布局和发展特色，增强定力，统一谋划、科学发展，推进学科整体水平的提升。

（姚俊兰，魏雯婕，丁宁，杨锋，同济大学图书馆，上海 200092）

（原文刊载于《改革与发展》2013年第4期）

的全球大学学术排名，武汉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科研竞争力排名等。但中国的这些评估与排名活动，不管是政府主导还是社会主导的，都是一种外部强加的社会问责机制，不是一种自愿问责机制。

建立大学内部质量保障体系需要超越传统的问责逻辑。大学的发展最终要靠自身来实现，高校内部评估体系在学科建设中起基础性作用。要真正促进学科发展，提高学科质量，有必要使大学质量评估体系建设的重心由外部转向内部，由外部强制性评估机制转向大学自愿问责机制。学科国际评估的基本精神是改进而非惩罚，旨在识别大学学科发展的优势和劣势，确定大学研究的关键领域和投入重点。开展周期性的学科国际评估是盎格鲁-撒克逊高等教育体系中一流大学保持卓越的通例，这种评估以科研评估为主，教师评估为辅。由于盎格鲁-撒克逊高等教育体系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其他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流大学也开始纷纷尝试学科国际评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旗帜下，中国也有少数大学自发开展学科国际评估，如清华大学在2006-2010年间，邀请相关领域的国际一流学者对工业工程、生命科学、建筑等部分学科开展了首次学科国际评估，这被清华大学视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的一次重要创新和一次成功探索。

二、质量与革新：一个学科国际评估的行动框架

（一）瑞典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与乌普萨拉大学的改革

瑞典是罗马传统高等教育体系的典型，高等教育起源于15世纪。1630年瑞典君王在大学中创立了世界第一个政府与政治科学讲座，并确定大学的目标就是培养为国家服务的人才。这是国家介入大学和学术比较早的一个实例。瑞典君王确立的大学服务国家的传统，1723年传入普鲁士，1729年传入皮埃蒙特，1774年传入奥地利，1789年传入俄罗斯。这种学术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分的体制是罗马传统高等教育体系的真正来源。瑞典自始至终都体现着罗马传统的公有教育体制特色，所有的大学都隶属于政府机构，无论从组织形式还是功能上都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一部分，大学没有法人地位，大学教师属于公务员系列。作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瑞典议会和政府对高等教育与研究负有责任，它们决定高等教育领域的目标、方针和资源的分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瑞典对科研与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非常重视，2011

年对科研与发展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而且投资还会继续增加。20世纪70年代末，瑞典自然科学研究委员会（Swedish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开始对不同的自然科学学科进行评估。随后，其他研究委员会也发起了类似的评估。20世纪90年代以来，瑞典政府开始对大学进行系统化、常态化、制度化的评估，最初是国家大学校长事务办公室负责，1995年后改由国家高等教育机构（the National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负责，前者主要是评估质量改进的程序，后者则注重于评估不同学科的质量。除了这些中央政府组织的科研评估活动外，还有一些地方性的科研评估活动。政府主导的评估以问责为目的，大学的主动性不是很强，要真正改进，大学自身需要创造一种新评估机制。

乌普萨拉大学（以下简称乌大）创建于1477年，是瑞典乃至北欧最古老的大学，在瑞典高等教育体系中一直发挥着旗舰大学的作用。建校之初，学校的教学主要集中在哲学、法学和神学三大领域。经过500多年的变革与转型，乌大已发展成为拥有三大学科群（艺术与社会科学、医学与药学、科学与技术）和九大院系的现代化世界高等学府，8位医学、物理、化学等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让乌大闻名世界。乌大现有学生4万余人，其中博士生2000余人，教职工近6000人（其中教师和研究人员4000余人），与50多个国家500多所国外大学有3000多个学生合作培养项目。目前，乌大的50%的科研经费来自外部的资助，学校70%的经费也都投向了科研与研究生教育。为进一步提高研究实力，保持和巩固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2006年乌大校长安德斯·哈尔伯格教授上任伊始，正式向大学董事会提出要对乌大的科研进行全面评估。他向大学董事会提议启动2007年质量与革新项目（瑞典语Kvalitet och Fornyelse 2007，简称KoF07），该项提议得到了大学董事会的支持而顺利实施。KoF07旨在运用国际标准对乌大所有的院系进行科研评估，以识别科研的强势领域，发现新的科研生长点，以及寻找未来新的科研机遇，最终促进学校科研实力的提升，这在瑞典代表了一种新的评估学术研究的方法。通过KoF07，乌大成为瑞典第一所自发地对全校所有科研活动进行国际评估的高校，受到瑞典国内和国际学界及政界的高度关注。继乌大的KoF后，隆德大学（2008）、瑞典皇家理工学院（2008）、瑞典农业科学大学（2009）、哥德堡

大学(2010)、奥雷布洛大学(2010)、卡罗琳斯卡学院(2010)相继开展了类似的评估。2011年,乌大又开始了第二轮“质量与革新”项目(即KoF11),隆德大学也计划在2013年开始对科研的第二轮评估。在瑞典还有其他几所大学正在策划进行第一轮科研评估,瑞典政府也在考虑是否在全国所有高校推行国家“质量与评估”项目(即National KoF)。

(二) 乌普萨拉大学科研国际评估的行动框架:

基于KoF07和KoF11的分析

1. 项目组织与管理。“质量与革新”项目是由乌大校长发起并获得大学董事会支持的一项系列改革。KoF07和KoF11的组织架构大体一致,主要由四个机构组成。①项目管理小组。该小组领导整个项目,包含项目负责人和一个评估办公室。②一个咨询小组(A reference group)。以KoF07为例,咨询小组由6人组成,包括三大学科领域的负责人(院长)、教育科学院的院长、质量评估部门的负责人,以及一位从事科研的学生代表。③学术会议(Academic Conferences)。这是由乌大和瑞典农业科学大学组成的一个联合机构,它是外部专家实地考察的行政支持机构。④外部的文献计量分析专家,即荷兰莱顿大学的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University of Leiden, 简称CWTS),负责对乌大过去5年发表的科研著作进行一个文献计量分析。同时,大学也会向外部咨询机构寻求建议,与这些机构的非正式联系会在该项目的某些阶段发挥积极作用。

2. 评估方法。“质量与革新”项目由两个独立的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主要的部分,它是一个同行评估过程,主要综合了解院系的科研条件、科研活动和科研成就。同行评估专家由国际学术界一流的学者组成,他们在乌大对院系进行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在实地考察前,他们要仔细阅读由不同院系提交的背景材料。每个专家小组由一名主席负责小组的工作,撰写评估总结报告和该小组的结论。同时,小组主席还参与挑选小组成员。第二部分是辅助部分,它主要由CWTS对乌大过去5年所发表的学术出版物进行一个文献计量分析。在文献计量分析中,会测量不同院系的科研产出,测量的指标包括:学术出版物的数量和他引率,并与国际上相关的学科/领域进行同型比较。另外,在KoF11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额外使用了另一种文献计量研究,即挪威国家模型(national Norwegian

model)。文献计量分析的结果不会发给实地考察的专家组,这样做是为了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即同行评审和文献计量分析),来获得对科研一个相对客观的质量评级(quality ratings)。

3. 项目网站。“质量与革新”项目拥有一个专门的网页,以便院系和评估专家小组发布和收集信息。该网站有一个内容很广泛的公共页面,提供“质量与革新”项目的基本信息,如对评估过程的总体描述、时间安排、项目组织、专家小组的院系分配,等等。该网站有一个页面专门用来介绍评估专家,一旦专家被挑选好了,相应的信息就会添加进来。也有专门的页面,提供如何下载文件的信息、指导以及相关链接。同时,该页面还会提供评估状态的进展报告。在评估过程中,这些页面需要实时更新以符合当前评估所处阶段的需要。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是从院系自我评估材料提交阶段转移到专家小组实地考察阶段。在院系自我评估阶段,每个学院的院长通过用户名被授权往该网站上传自我评估的文件。在第二阶段,评估专家通过用户名可以登陆网站浏览相关文件,只有评估专家小组主席被授权在一定范围内上传一些文件。

4. 评估单元。“质量与革新”项目中基本的评估单元是学院,因为学院是大学组织中合法的实体单元,适合处理评估进程中不同阶段的问题。有时一个学院往往包含了若干个非常独立的研究团队,或者一个学院的研究状况很分散,因此在要求简练地书面描述院系研究简况时,用学院作为单元就更为合适。也有一些其他情况,如一些学院的附属部门和另外一些学院组合在一起,或者不同学院的一些附属部门一起组成了合适的单元群,接受某个特定小组专家的评估。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有些学院同质性较高,若干学院一起组成一个群,接受某个专家组的评估。还有一些并不是学院的跨学科研究中心,也被作为独立的单元被评估。

5. 评估包。在专家实地考察前,需要给专家提供一个内容精炼和信息充分的背景材料。此项工作的设计,是为了促进院系教师协作的过程,以达成对院系正在开展的研究活动及未来研究规划的一个共识。评估包包含需要提供给专家小组的三组材料:自评资料、可量化的质量指标的资料、事实和数据的资料。

自评资料,主要是对院系正在开展的研究活动、未来的研究计划和愿景进行书面描述。同时,要选择

性地列出一定数量的出版物或研究成果来代表院系的研究活动以及研究水准。在KoF11中,需要说明在KoF07中获得的建议是如何处理的,以及对科研改进的一些影响。

可量化的质量指标。该文件要统计成果、任务和其他一些能代表研究质量和水平的指标。而且,这些指标通过频率来计算。

事实和数据。该内容是从大学基本数据库里提取,通过员工数、研究考试、出版率以及经济状态的基本数据对院系状况进行简要描述。

除上述三个文件外,还有一个职责范围文件(Term of References)。该文件描述了评估活动的背景、评估目标以及采用的方法;同时也描述了评估标准和专家小组被推荐的工作模式。文件中使用的质量评级是采用国际比较标准中的相对排序。推荐使用的评级为:顶级质量或世界领先、国际高标准、国际知名标准、可以接受的标准以及不足。该文件也描述了专家小组的工作安排,小组主席特殊的责任以及评估任务中其他重要的事项,如保密和信任等。

6. 专家报告模板。给每个专家小组都提供一个报告模板,是为了使不同专家小组的评估报告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同时也确保这些报告能涉及最重要的问题。专家小组的报告必须涉及以下8个方面:对院系/单元总体评价,研究质量,研究环境和基础设施,研究网络与协作,革新机遇与新兴科学,成功发展的行动策略, KoF07评估效果(在KoF11中增加了这一条),其他。小组专家也需要对他们认为的对大学质量改进很重要的其他问题进行评价。

7. 挑选专家。每个专家小组由一定数量的国际专家,配备一名来自瑞典其他大学(非乌大)的成员。该成员最好是来自和该小组中心学科领域邻近的研究领域。小组主席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一流学者,并具有很高的诚信度和相关经验。

挑选评估专家采取的方法是依据相关的搜索,各系主任提名相关评估专家,学院层面讨论通过后,把专家名单提交给项目管理方。只有在少数情况下,被提名者由于与评估对象关系过于密切而被项目管理方认为不合格而删掉。在KoF07中,共有24个不同的评估专家小组,平均每个专家组约7名成员,共176名专家。在KoF11中,共25个专家小组,平均每个小组8名专家成员,共192名专家。在KoF07和KoF11中,女性专

家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3%和28%。同时, KoF07中23%的专家也参与了KoF11,但担任的角色有所不同。

8. 实地考察。为深度评估学校科研的优势与劣势,尤其是潜在的优劣势,整个评估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让小组专家花足够的时间来院系进行实地考察。专家小组在结束实地考察前,要提交一个报告草案,最后的报告在考察结束后两周内发给相关院系。在KoF07中,24个专家小组在乌大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即5个工作日。这些考察被安排在3个不同的工作周。在KoF11中,25个专家小组也在乌大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这些考察时间主要安排在两个不同的工作周。

9. 文献计量分析。对乌大研究出版物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是“质量与革新”项目的一个独立部分。在KoF07中和KoF11中,由莱顿大学CWTS专门人员对乌大在2002-2006年和2007-2010年间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由于不同的出版传统,文献计量分析的效度因不同的学科领域而异,但把学术产出作为衡量学术表现的一个合理的方法,这点并不存在异议。争议主要是关于出版的渠道以及如何处理它们的差异。因为在自然科学与医学领域,英语期刊文章是出版的主要形式,而在人文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其他语言而非英语的文章和专著是学者们传播其学术思想的一个普遍形式。

在乌大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出版物中,仅约10%的文章是来自科学索引网页期刊(Web of Science-indexed journals),因此在这些领域使用KoF07中传统的文献计量分析方法,意义并不大。于是在KoF11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使用了一种额外的文献计量研究,即挪威国家模型(national Norwegian model)。该方法注重出版渠道(例如期刊和出版商),而不是单个出版物,因为这些出版渠道按照不同的级别进行了分类。此外,质量的测量还可以基于其他因素,如出版数量(包含文集,专著等)与可利用资源的相关度。这些资源包括科研人员的数量、研究资助或权威渠道出版物的比例。

三、分析与总结

第一,战略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确立学术发展目标。乌大在形成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共识之后,首要任务是确立大学的科研发展目标。以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为标杆,以同型比较的方式确立大学学术发展目标,大学战略成功的可能性更大。科研国际评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是大学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乌大的“质量与革新”项目，旨在借助专家们的国际视野，明确本校科研发展的优势和机遇，诊断科研活动革新的空间，为学校和院系制定科研发展战略规划提供可靠参考依据，最终促进科研活动与学科质量的全面提高，实现卓越学科的目的。

第二，战略规划的生命在于执行。有效的执行取决于定期的信息反馈，故所有的战略规划必须被评估、调整和改进。要坚持“长期规划、动态管理、分段实施”的原则，建立学科国际评估制度，监督和不断改进规划的执行。乌大确立了保持世界一流大学的未来愿景，建立了以质量与革新为主题的科研国际评估制度，取得良好效果。当前，中国许多大学确立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有必要开展常态化的学科国际评估。为改进规划的执行，应定期邀请全球相关领域的一流学者运用国际标准，为学科专业“体检”，对学科发展状态进行诊断性评估。通过学科国际评估可以使学校高层比较真实地了解被评院系及其学科在国际同学科领域中的状况及地位，有利于找到学校主干学科或学科集群的国际水平标杆，推动和促进学校的主干学科瞄准国际先进水平进行建设。这是中国大学切实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第三，开展学科国际评估必须超越问责逻辑。学科国际评估是学校自发进行的评估活动，旨在提高和改进学校质量，是一种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这种评估不同于政府主导的问责式评估，政府评估与规训、惩罚关系密切。乌大的“质量与革新”项目的政策意

义是成功地实现了从政府主导的认可性评估走向自觉的自愿性评估，这对突破大学评估中的管理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坚持学科国际评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促使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建设的重心由外部转向内部，由政府强制性评估制度转向大学“自愿问责机制”建设。

总之，开展学科国际评估，已成为全球高校提升质量的重要举措之一。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习瑞典开展科研国际评估，可先从如下几个方面开始：①把开展学科国际评估作为自我问责和建立内部质量保障的一种新方式，逐步建立覆盖所有学科、专业的国际评估制度。要将院系作为评估的主体而不是作为问责的对象。②开展系统化、常规化的学科国际评估。要开展3-5年为一个周期的学科国际评估，定期邀请国际相关学科的知名学者、专家对学校的科研活动和师资水平进行评估。学科国际评估，既要有评估的常规性要求，又要结合学校和院系建设的中心工作。③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结合中国国情探索多样化的学科国际评估方式。学科国际评估对中国大学的意义在于确保学校真正确立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国际视野和国际比照体系，切实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

（黄容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展规划部、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湖北武汉 430073；Wikarder Lennart，乌普萨拉大学教育学院前院长，乌普萨拉 75261）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4年第2期）

2015年《中国教育科研参考》总目录

第1期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改革

论“以学生为中心”	刘献君
教学改革如何制度化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在中国的兴起	周光礼 黄容霞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变	李培根
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人才培养思考	李泉鹰
“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实践误区及引导原则	陈新忠 李忠云 胡瑞
高校“以生为本”“以师为本”问题的审思	何根海

第2期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改革

大四现象：一种学习方式的转型	
——清华大学本科教育学情调查报告2013	文雯 史静寰 周子矜
英国高等教育评估中的学生参与机制研究	胡子祥
以学生为中心、以项目为驱动力、以结果为导向	
——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本科工程教育模式创新及启示	李江霞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试析美国“本科教育良好实践指标”手册	岳小力 张晓鹏
走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估模式	
——以中国《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与美国NSSE为比较对象	白逸仙
“以学生为中心”	
——牛津大学本科生导师制的一个质量保障因素	杜智萍
实践以学生为中心 提升本科教学质量	
——“‘以学生为中心’的本科教育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吴绍芬

第3期 研究生教育质量

深化改革 优化结构 全面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	刘延东
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	教育部
我国将深化研究生教育质量改革	
教育部推研究生课改 纠正轻忽教学倾向	
转型期的中国研究生教育	王战军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探究	李军 王耀荣 林梦泉 朱金明
研究生课程内容研究：价值、选择与组织	
——基于我国研究生课程现状调研的分析	张广斌 陈向明
建立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外部保证机制：英国的经验与启示	许迈进 阚阅
国外学位点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架构及机制	韩映雄

第4期 研究生教育质量

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三次研究生教育质量调查的结果·····	袁本涛	延建林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反思与创新·····	别敦荣	陶学文	
研究生课程与教学现状调查分析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	郭海燕	魏遵锋	石中英
扩招后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主体因素			
——对生源、生师比、师生关系的考察·····	苒庆辉	闫广芬	
研究生教育质量及其多元性特征探析·····	陈启杰	朱君萍	
研究生教育质量概念研究新视野·····	赵 军	周玉清	
我国将系统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和监督体系			

第5期 行业特色大学

从高等教育分类看我国特色型大学发展·····	潘懋元	王 琪	
当前行业特色型大学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张文晋	张彦通	
对“行业特色型大学”提法的质疑			
——兼论其发展特征·····		王 骥	
构建高水平行业特色大学			
——一流本科教育体系的思考与实践·····		王焰新	
行业特色大学董事会定位研究·····	万清祥	魏海勇	
行业类大学特色发展的文化取向与策略·····		刘彦博	
转型期行业特色大学二级学院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张宝玲	李 伟	丁锦希

第6期 行业特色大学

行业特色大学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钟秉林	王晓辉	孙 进	周海涛
英国学科特色型大学发展战略特征与政策建议·····	王亚杰	陈 岩	谢苗锋	
国外特色型大学的特点及启示				
——以法、俄、美为例·····			张 森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行业特色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透析				
——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为例·····	吴立保	管兆勇	郑有飞	
行业院校特色发展战略分析				
——以三峡大学水电行业特色人才培养为例·····	李建林	张继平	黄首晶	
行业划转院校面临的挑战及其发展战略选择				
——以辽宁行业划转院校为例·····			董新伟	

第7期 创业教育

论高校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	黄兆信	王志强		
大学生创业困境与制度创新·····	徐小洲	梅伟惠	倪 好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与创新型人才培养研究·····			杨晓慧	
高校创业教育的共性问题与相关对策				
——基于对上海不同类型高校的调查问卷分析·····	高桂娟	苏 洋	刘 地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十年：演进、问题与体系建设·····	李伟铭	黎春燕	杜晓华
高校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困境与策略·····	朱晓芸	梅伟惠	杨 潮

第8期 创业教育

中美高校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比较研究·····	黄兆信	赵国靖
美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建设路径·····	张卫民	母小勇
美国高校的创业教育		
——考夫曼创业基金会关于美国高校创业教育研究报告·····	武世兴	杨亚鸿
欧美发达国家创业教育发展新动向·····	罗志敏	夏人青
一体与多元：欧盟创业教育的发展趋势及其启示·····	王志强	
英国高校创业教育发展的特点及其启示·····	李艳波	Julie Hardy
澳大利亚大学创业教育述评·····	俞婷婕	

第9期 孔子学院建设

全球竞争的文化转向与孔子学院的转型发展		
——孔子学院十周年回眸与展望·····	杨文艺	
中国大学国际化的一个全球试验		
——孔子学院十年之路的模式、经验与政策前瞻·····	李 军	田小红
全球视野下的孔子学院与国际汉语教育		
——为纪念中国孔子学院创办十周年而作·····	吴勇毅	
孔子学院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吴应辉	
试论孔子学院和国际汉语教育的制度化建构·····	袁 礼	
议孔子学院对我国高校国际化的影响与作用·····	严晓鹏	郭保林

第10期 孔子学院建设

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海外办学		
——以孔子学院为例·····	韩映雄	石 梅
从孔教大学到孔子学院		
——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媒介之嬗变·····	张亚群	
孔子学院与我国高校国际化进程：影响途径与行动策略		
——基于资源依赖的视角·····	严晓鹏	
中国形象的提升：来自孔子学院教学的启示		
——基于麻省大学波士顿分校和布莱恩特大学孔子学院问卷的实证分析·····	吴晓萍	
2014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	
孔子学院海外发展现状调查		

第11期 大学校长专业化建设

论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校长管理专业化·····	宣 勇	钟伟军
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研究的价值与基本问题·····	宣 勇	张 鹏 钟伟军等
我国大学校长选任机制的建构初探		
——从突破行政化藩篱角度切入·····	谢 清	周光礼

当前我国大学校长多元角色及其冲突的实证分析	
——基于“211工程”大学的调查	毛建青
大学校长专业化发展水平研究	
——基于75所部属大学校长的调查	刘玉静
中国高职院校校长任职资格特征探析	
——基于浙江省46位高职院校校长的调查	王 义

第12期 大学校长专业化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选聘机制及其启示	
——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管理比较研究	钟秉林 周海涛
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权力制衡机制探析	
——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管理比较研究	钟秉林 周海涛
研究型大学“教育家校长”的专业素养	
——对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的个案分析	曲铭峰 龚 放
澳大利亚大学校长的角色定位与个人特征	
——基于“八校联盟”的分析	俞婷婕
美国高等教育繁荣时期大学校长的职业特征及启示	姜朝晖
从“大学符号”到“乐队指挥”	
——德国大学校长与大学内外部的关系及演变	全守杰 王运来
英国大学校长的职能与选聘方式	陈 伟

第13期 中外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问题研究	林金辉
中外合作办学：现状、问题与发展对策	陆根书 康 卉 闫 妮
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趋势的政策分析	
——关于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几点思考	杨 志 白永强
中外合作大学公私属性之辨	刘梦今
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影响因素和基本原则	鄢 晓
我国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唐振福
跨国高等教育输入国质量管控比较分析与启示	郑海蓉 郭丽君
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体系	
——西交利物浦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案例分析	张晓军 李圭泉 李鹏飞 张 琳

第14期 中外合作办学

中外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学生满意度分析	钟秉林 周海涛 夏欢欢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研究	魏胜强
中外合作大学的办学体制模式研究	
——基于对5所中外合作大学的实地考察	孙 珂
中外合作大学的教学质量保障机制探析	
——基于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分析	赵风波
关于中外合作办学运行机制的思考	
——以上海纽约大学为例	民盟上海市委课题组

第15期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性研究

- 能力与出身：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机制分析·····刘精明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获得的阶层差异分析
——基于1982-2010年我国16所高校的实证调查·····王伟宜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地域不公平研究·····王少义 杜育红
大众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多维度分析·····赵叶珠 陈海燕
以“基尼系数”衡量部属高校分省招生指标的公平性·····乔天一 邓溪瑶等
《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性研究》：公平应从中小学入手·····李文胜

第16期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性研究

- 政府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中的角色厘定
——国际比较的视角·····杜瑞军
德国高校招生政策基本情况及发展趋势调研·····修春民
法国高等教育入学公平情况调研·····黄培 马燕生
高等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
——论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中的作用·····孔令帅
英国高等教育入学公平情况调研（上）·····蔡弘 沈阳
英国高等教育入学公平情况调研（下）·····蔡弘 沈阳
加拿大城乡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问题：归因及对策·····李欣
日本缩小不同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研究
——基于高等教育大众化视角·····卢彩晨
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性的指标体系之厘定·····李佳 常桐善

第17期 跨学科人才培养

- 本科专业划分的逻辑与跨学科专业类的建立·····卢晓东
专业自主选择与跨学科专业建构的实践
——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为例·····谈小嫻 漆丽萍 卢晓东
“学部制”改革初探
——基于构建跨学科研究组织体系的思考·····邹晓东 吕旭峰
跨学科多专业协同实践教学探索·····朱科蓉 王彤
高等教育跨学科复合课程设置实证研究·····索清辉
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思考与探索·····李文鑫 胡甲刚
研究型大学跨学科组织运行的保障体系·····龙献忠 王静

第18期 跨学科人才培养

- 世界一流大学工程教育跨学科课程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周慧颖 鄢海霞
跨学科教育：普林斯顿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案例研究·····张伟
跨学科理念之下墨尔本模式课程改革的影响及启示·····王建梁 岳书杰
跨学科通识教育课程模式探析
——以杜克大学FOCUS课程为例·····王俊

人文学科的跨学科教育模式

- 对美国高校的考察分析.....王义娜
- 美国跨学科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探析.....蒋盛楠 胡秀红
- 科研与实践能力兼顾的跨学科综合培养
- 剑桥大学研究生教育的新路径选择.....饶舒琪

第19期 教师教育发展中心

- 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运行状况调查研究.....别敦荣 韦莉娜 李家新
- 超越教师发展：范式转换与教学发展中心的建构.....吴立保 张永宏
- 教师教学发展的融合理念与现实探索.....陆国栋 孙健 朱慧
- 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是什么？做什么？.....陈志勇
- 建设具有本校特色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西安交大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专家工作组
- 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建设的制度逻辑与理论内涵.....李小娃
- 新建本科院校设置教师发展中心的策略.....钟昆明

第20期 教师教育发展中心

哈佛大学博克教学和学习中心

- 美国大学教师发展机构的标杆.....林杰
- 日本“大学教师发展”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名古屋大学的个案.....施晓光 夏目達也
- 构建高等教育教学标准：教师专业发展中心在四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与应用.....柯伯杰 熊卫雁 叶会元
-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特点及其启示.....刘丹平 高娟 王卓君
- 英国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的特点及启示
- 以伦敦学院大学、伦敦皇家学院和牛津大学为例.....吴薇 陈春梅
- 世界一流大学教师发展机构特色研究
- 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等教育与教学中心为例.....冉源懋

第21期 教育质量报告的文本分析

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学科研融合的方式、问题及对策

- 以清华大学等6所高校发布的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为例.....施林淼 刘贵松
- 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定位研究
- 基于“985工程”高校2010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文本分析.....李红惠
- 我国“985”工程高校本科教育教学国际化研究
- 基于2010年度《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报告》的文本分析.....吴凡
- 中国一流大学实践教学体系建构的新趋势
- 基于《“985工程”大学2010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文本分析.....尹宁伟
- “211工程”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结构研究
- 基于《211工程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分析.....李小娃 莫玉婉
- 师范大学的现状、问题与特色
- 基于33所师范大学2013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的分析.....林冬华

第22期 教育质量报告的文本分析

高校质量评估的新范式

——美国NSSE 2011年报告解析·····程 欣

公立大学如何回应社会问责

——基于美国加州大学年度问责报告的比较研究·····王硕旺 黄 敏

《布朗报告》与英国高等教育持续发展·····李作章 单春艳

英国高等教育经费与助学制度改革的新计划

——基于对《确保英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报告的解读·····何伟强 徐 辉

让高等教育质量迈向新高度

——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教育质量回顾与研究报告》解读·····柏 檀

瑞士大学质量审计：问题与改进

——基于OAQ质量审计报告的分析·····陈小明 杜学元

合作打造法国教育“品牌”

——《菲利普报告》解读·····刘 敏

第23期 学科建设与学科评估

学科评估的方法、指标体系及其政策影响：美英中三国的比较研究·····

·····蒋林浩 沈文钦 陈洪捷 黄俊平

高水平大学优势学科布局与选择的量化分析

——基于中美两国29所世界一流高校的数据·····沈 健 胡 娟

从学科构建到卓越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哈佛大学学科发展的内涵与经验·····李 力 杜芃蕊 于东红

一流的学科建设何以可能？

——从南国农之问看美国七所大学教育技术学科建设·····任友群 程佳铭 吴 量

第24期 学科建设与学科评估

一流学科评估的理论探讨·····王建华

地方高校学科建设与区域经济转型适配性研究·····吴文清 高 策 王 莉

我国高校开展学科国际评估的分析与思考

——以“211工程”三期建设中高校国际评估为例·····魏 欢

学科评估后我国一流大学的反应及应对·····姚俊兰 魏雯婕 丁 宁 杨 锋

一个学科国际评估的行动框架

——以学科评估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案例·····黄容霞 Wikander Lennart